

程

馬文肅公

文集

含清堂藏板

序

富貴壽考文章節義造物每吝惜焉
因人所欲得者分授之滿量而止惟
具慧業者不然不貪取于天地而以
慧性發爲文章炳爲節義出其一語
如吉光瑞羽與典謨訓誥竹簡丹青



並壽千古吾師文忠公其人乎吾
師學擅青緗書窮黃畧夙稱海內宗
匠負笈從游滿天下余自髫髻問字
刪煩除濫特蒙許可一種神情更在
函杖之外蓋不啻傾河海水以入溪
澗而鼯鼠之腹果然會莫測其深也

旣而師以岳降神爲閩苑僊余兩任
殘疆艱危百倍每遠使捧一函至諄
諄誨言十餘載如一日方慶景仰在
望而吾師已抱帝髯逝矣嗟嗟晉鼎
浮江趙舟入海赤眉烽火倏逼長安
吾師則從容就義以一身終三百年

養士之局節義文章合爲一事皆師
一片慧性澈始澈終故燕臺義烈時
猶似衆香國中去來無礙者所刻澹
寧居集盡從慧性發出或如藜光或
如劍氣或如雲霞或如山斗讀之猶
想見吾師雍容禮樂氣象嗚呼道德

聲華炳焉茲帙豈僅如祖楫段笏以
氣槩凜烈萬古哉今從箕尾歸天之
後追歷生平文章則昌黎節義則文
山逸致幽情則陶處士光風霽月則
程夫子又以家學淵源鬱爲國瑞再
索而得彥豐擅王謙之秀兼庾鮑之

長新亭風景觸目生悲君父深情縈
迴不已短歌甚于慟哭有不堪讀竟
者文通之筆有花安仁之頭蚤白歿
忠歿孝綽有遺風茲以山香一集附
之而行持此傲漢家劉向是父是子
真可與日月爭光九峯秀慧獨鍾扶

風三百年史策於茲生色視世之富
貴壽考泯沒無聞者何如耶會刻遺
編用弁卷首敢曰酬國士之知亦以
余小子姓名窈附吾師家世以不朽
云爾

同邑通家弟徐調元頓首題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

先帝死社稷吾

師從容殉節是時無錫之在京者

獨先生與焉謚文忠迄今讀所著澹寧居集猶凜凜

有生氣惜刊刻未成適殉

國難

允誠

謹貯其遺稿

以俟好學君子取而編輯之

梁溪華允誠謹識

校刻馬素修先生全集序

從來成仁取義之士其詩文必俊偉光明足以扶植綱常維持世運其不以文名者零篇斷句傳于人口猶必寶貴而存留之况其在文章名世者乎吾邑先賢馬文肅素修先生當前明末造從容就義身殉國難固已彪炳史傳光日月而泐金石矣其舊刻澹寧居詩古文集梓行

戶一
未廣歷今百有餘年後嗣式微板片零落幾
至廢失周子于京大懼先賢遺集之失傳也
出貲購買遺版刷印校讎志欲補其殘缺悉
心訪求而詩板得全至文集則合之舊本殘缺
相同得華鳳超先生遺筆所識乃知先生適當
殉難而刻未竣貯其遺稿以俟後之君子編輯
成書惜乎鳳超先生後嗣無人遺稿不可復得

然其殘缺者亦不過什伯之一二而已嗚呼先
生之文鳳超所云讀之猶凜凜有生氣者其光
芒不可遏抑天地神靈默為呵護歷百有餘年
而乃得周子搜輯而梓行之以傳于不朽也豈
偶然哉乾隆丙子清和月朔同里後學吳培源

識

澹寧居文集目錄

卷之一

疏二

呈一

啟九

賦二

箴四

頌二

議四

說二

卷之二

論十

表八

判八

卷之三

策十

卷之四

文序十六

卷之五

誌銘九

卷之六

誌銘四

墓表三

卷之七

傳一

狀二

卷之八

澹寧居文集
壽序十八

卷之九

書六十一

卷之十

書五十九

澹寧居文集

卷一

梁溪馬世奇素修甫著

同邑施元徵曠如甫閱

門人王永積崇嚴甫較

後學周原溥重校

疏

寬假疏

奏爲 王程不敢稽時臣病萬難就道謹瀝苦情仰祈
聖鑒事臣先于崇禎七年三月內將親老子天悲思成
疾事具呈堂官吳士元代題蒙 恩准假臣于五月終

抵里臣父母並以逾七之年兼抱痛孫之戚一見臣歸
拭淚相視臣父母旣歡若更生臣亦霍如立起每庭闈
晤語惟有啣生成高厚之恩勉臣子忠孝之誼而已
不謂臣當水陸馳驅之後未免于勞中積勞父母值血
屬完聚之餘亦復覺痛定思痛一室之內藥餌不離數
月之間呻吟居半至正月初旬擬力疾赴京供職而流
寇竊窺廬鳳江南迫在震隣臣出則勉從有司稍效未
陰之畫入則親偕僮指亟營并日之裝瘁已極于五官
痛忽劇于右臂蓋夜不能貼席者二十餘日晝不能舉

筆者又四十餘日醫治匝旬畧存生氣然痰嗽間發頭
目並暈衣櫛無不需人運動俱難如意臣念嚴限且
逾憂心如惕而詢之醫者云杜門靜養庶可望痊若復
跋涉舟車將爲膏肓之證有性命之虞臣母偶聞此言
見臣儼裝一慟幾殞臣戀闕之思與絕裾之悲兩念
交切百病皆臻不得已謹縷悉情事籲呼于皇上之
前倘得照臣同官吳偉業例追其嚴程及于寬政俾臣
心安而臣病亦以漸安臣病安而臣二親之心亦以偕
安則臣舉家頂踵皆皇上之造也臣緣病勢纏綿頃

始獲強起草疏愆期之罪統惟 聖明鑒察

江西場事回奏疏

臣於崇禎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自江西出場卽聞父
喪回籍守制跼伏苦塊見聞俱廢忽於本年二月二十
六日接邸報 益王一本爲闈卷中式故遭抑裁事奉
聖旨覽王奏取中易去奉咨搜中是何情繇着爲世竒
尹洗徐養心各據實回奏由彙硃卷進覽不必分藩仍
紹舊行該部知道欽此臣聞 命自天惶悚無地已思
硃卷得呈 御覽闈中之甲乙自明宗額不准分藩

聖鑒之主裁已定臣復何言正擬具疏剖析間又於三
月初五日接邸報禮部一本全前事奉 聖旨覽進卷
內批評明係副榜不得輒稱取中欽此恭誦再四 皇
上儼然徹天光而下炤之矣臣又何言伏念微臣夙稟
徑執之性祇奉 功令之嚴每於各房送卷反覆推敲
始定去取朱統欽朱由菥卷皆係書三房推官吳鑄所
取統欽理真詞雅於宗生卷得之最早由菥文亦朗暢
以限額故置副榜此當日分考各官所共見臣無容一
字之飾者至奉咨搜中闈中譏防加愆咨何從入且糊

名易書又孰從而搜之乎臣揣其說所自來或本府宗
生因目前得失爲此以動益藩之聽亦未可知然天
潢一體原無爾我且學殖在人進之何限安見今科之
絀不取盈於後科而介介爲也皇上譽髦斯士宗才
蔚興知聖心所屬望有進於科第者各宗生亦相與
念其遠大以仰承皇上廣額篤親之意於無窮可矣
臣遠處江南尚未見益王全疏恐回奏遲延敬陳梗
概兼附芻蕘惟聖明電察施行
呈

給假呈

呈爲親老子天悲思成疾懇恩給假歸省以遂苦情
事職係直隸常州府無錫縣人繇崇禎四年進士改翰
林院庶吉士六年八月除授今職伏思職一介書生三
年史館讀古人語早盟報國之心受聖主恩敢遂懷
歸之志顧以職父年七十七歲職母年七十三歲地睽
雲樹景近桑榆而職止二子其長者年一十八歲復以
疾天聞職父母一慟幾絕當此景暮更值神傷親因痛
孫而轉念子夢魂長繞于京華職因悼子而更思親聲

息頻懸于鄉土每馳一訊語必含辛每寄一書墨俱縈
淚職自惟家傳清白蚤食寔貧職父口授經書辟咩不
分乎寒暑職母躬親哺乳提携無間乎晨昏職所以得
仰承 聖世之薪爇幸厠 清時之鷄鶩稍窺忠義皆
出恩勤而救水多違陰陽爲患職身在遠兒柩在家惟
餘嚙指之啼莫解傷心之戚親病非刀圭可療職衷亦
針棘靡寧雖復黽勉班行何顏視息人世據 大明會
典京官有給假省親之例如先年翰林院簡討王鐸于
授職本年編修何瑞徵于授職次年俱蒙 恩賜給假

歸省職之事例實與相符而職之事情較爲更切伏乞
俯憐真苦允許代 題不惟職荷再生而職父母餘年
無非鴻造矣爲此激切具呈須至呈者

啓

啓諸藩辭宴賜

伏惟 殿下明德懋昭賢聲遠著維城之誼 聖天子
實洞鑒之邇因豫晉之間一二違越 皇上頒示勅諭
嚴行戒戢凡在 天潢理難異同職啣 命遠來入境
而聆載道之頌卽東平河間不是過也伏讀會典一款

朝廷一應公差人員及經過見王官負人等或與酒
飯或不與亦可不許賞以物件項欽定規儀再經申
飭殿下祇遵功令宜先自職始職涉歷三省往返近
二萬里奉旨勒限回奏勢難頃刻遲延正合會典
不與亦可之例至于物件下頒尤不敢聞蓋職此行與
冊封不同冊封事止一府職奉差凡十四府一
府之賜有限十四府之賜不貲以聖明親親仁民
至意而職微之爲厚實義所不容心所不安也職但願
殿下弘宣聖訓益整宗儀俾天朝彌篤本支之

眷而使臣與沾將命之光則職拜賜重百朋矣謹
此豫啓伏祈鑒允

啓岷藩

職吳蒙樸邀祇覲清光如登闈苑至于鳴金戛玉
之咏龍翔鳳翥之書佩以周旋不但祥風盈袖亦幾
明月滿懷矣更荷睿賜稠疊諄諭再三垂天之
誼非有胸無心敢不仰承實緣啣命出都謹守會
典不許賞以物件之文遂不能有異同於各府然所
領于殿下破例已多感且不止隰桑之三章也硜硜

微諒伏祈 鑒宥此去三湘七澤皆側聆 賢聲瞻懷
明德之日神情往來有深于筐篚者職臨啓曷勝顛切
之至

啓榮藩

職銜 命湖南聞 殿下賢聲真不減東平河間而武
陽一帶仰藉 雲芘室廬安堵民人嬉游獨爲三楚之
樂郊固知 宗子維城非虛語矣昨伏謁 休光竊見
殿下拜聽之恭顏色之戚忠孝兩盡旁觀動容使臣沾
寵已逾百朋嘉賓旨酒之咏未足云也再承 睿賜感

媿交并祇遵 功令不敢叨物件之 頒謹拜 寶刻
肆種煌煌天球弘璧歸示鄉里兼訓兒曹 殿下之德
寧有謾乎率爾勒謝統祈鑒宥

華陽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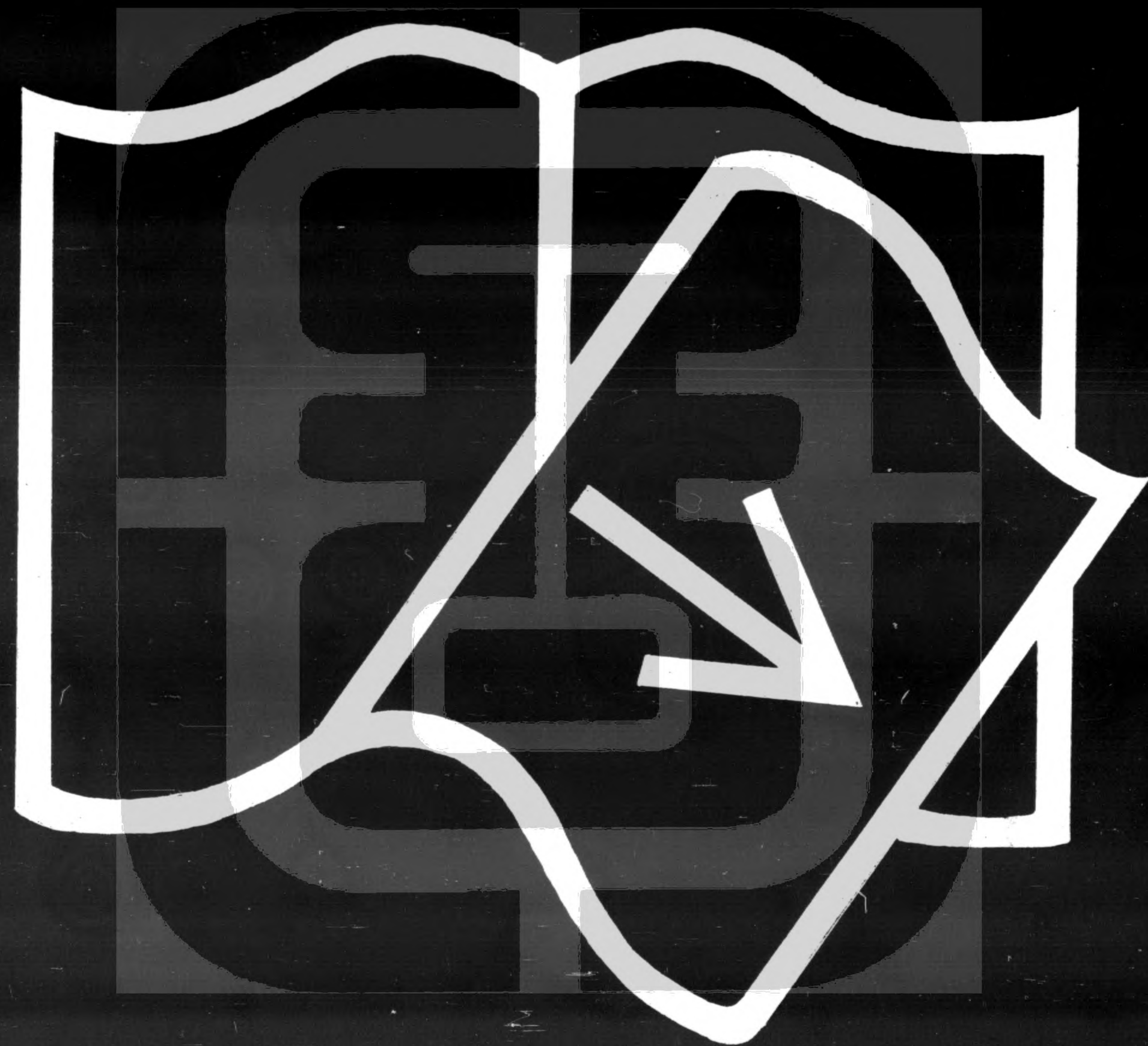
廿餘年仰止以爲東平河間今不可再見者幸藉 絲
綸獲瞻 丰采而 殿下亦似不相鄙棄享之以六甲
之厨示之以二酉之秘唾落九天風生四座自謂此身
真在蓬瀛矣捧誦 寶咏愧荷交并依韻奉賡二首非
敢學步直是 鴻均所播瓦釜皆鳴不自知其未諧于

律呂也別賦三首稍志謝忱 殿下高誼垂天亦非筆
墨所可謝惟願益敦明德加樹豐功體一人宵旰之思
爲百辟藩屏之倡竒雖有愧昔賢尚能濡毫紀之附我
明盛事述典言及此想 殿下欣然以爲先獲我心矣
竒臨啓曷勝顒切之至

又

恭惟 賢王殿下秀鐘七澤名著三雍衛風斐金錫之
儀魯頌固岡陵之慶昔人所云學業醇儒富辭華哲匠
能服禮求毫髮推忠忘寢興者于今日若再見之世竒

幸藉 絲綸獲瞻 星斗但覺片言接塵俱分 若木
之華杯酒論心亦挹 天潢之潤名園覽勝如陟瓊臺
祖帳貪歡猶依金谷自此北登峴首南眺鵠磯訪二姑
于雲邊問九華于天際皆爲 殿下祝 帝申而無替
聆輿誦以載欣之地也夏抄抵家舟車積徂幼兒病痘
老親病脾仰藉餘庥次第勿藥方當望楚雲而知覆佩
澧蘭以思馨而 殿下不惜瓊瑤用光蓬華旣愧多儀
之賚彌承過善之譚雖鄒枚之集梁園應劉之游鄴苑
隆恩殊錫傳美千秋然方斯矐乎後矣世竒感深知已



原件短缺

概從拜登獨於折程未能破例非敢引世法而存形骸
之論實欲堅初心以酬宵旰之知意殊痛乎末俗之篚
筐誼遂虛於賢王之圭璧在世竒自慚其謏謏惟
殿下或賞其硜硜附貢一芹聊當貳簋念可稍資清供
卽如長傍微垣謬倣奉尊貴簡之文兼志論交似水之
義率爾蒙賚統宥謙光

祁陽王

天語風行六轡祇承乎休命德輝日麗十行幸及于
名藩謬辱多儀彌慚硜守恭惟殿下夙稱人傑蚤擅

侯孤情絕炤此真無愧殿下璇源珠水之派者并以報
命棘心勞勞詞不盡意統祈鑒宥

華陽王

兩年不覲龍光函三名勝時存心目每披誦韻談正覺
無談亦韻寒梅欲花新桐初引皆想見殿下清心麗藻
含王趨陳之日也竒客秋承置江右出闡卽聞家戚踉
蹌東歸附身附柳幸得無憾而日來人情洶洶歲若佐
之賴聖主神靈調躋旋謐然而積薪伏火一發恐不止
星星之燎矣昔子建文人猶云閉居非吾志甘心赴國

憂毀下雅志維城聞此得無吐哺輟箸乎若竒性本迂
疎晨昏子舍無復小草之思感荷聖恩仰惟知顧時爲
中宵奮起抗聲而吟江漢六月之章然如貧人之言熊
蹯豹胎耳而殿下過相推獎至以康濟大業勉之又幾
如向甕人而言重趼百舍矣遠辱德音臨以隆賜殿下
緇衣至誼不敢不承犀爵二進敬貢下執事雖輜於溪
毛然以佐賢王設醴之雅猶時侍左右也另進呈江西
錄一冊并奉睿覽芻蕘末議可入典論之一二否

賦

商霖賦

維泰運之肇啓迺兌澤之旁敷繫日輪月光之遞微其
瑞亦下濟上行之適奏其符玄鳥降而開正域莘野求
而垂前模三聘聿勤六事終孚爰及孫子克廣令圖念
河毫兮空邈陟景山兮作都學舊彌顯帝高可呼巖維
空谷夢實借塗當其兩美莫導三年茹荼神若焦思若
枯望山川之幾滌慮徑寸之將墟虐如惓者誰與之療
憂如焚者誰與之蘇縱靡神而不舉猶圭璧之疑誣迨
夫玄感通明良聚求者鍾應者虞一以爲從龍而雲一

以爲離畢而雨爾乃薦沃心之功闢納誨之府志垂稿
而忽迴德方子而需輔擬國步於逢季寬宸懷於憚暑
爾惟盍梅以調其俎爾惟麴藥以釀其醕胡蟲蟲之蘊
隆有與與之我黍豈傳巖之膚寸不崇朝而率土于是
則引新畬服先疇憲天率義法祖揚休降康穰穰乃亦
有秋生商之億秭於焉斯留六七作之蔗裝於焉斯收
意將九圍之永式豈曰涓滴之可侔以至同心暨僚虛
位招賢升龠彙而爲廩宮商合而成弦譬之飛或在霄
見或在田無萋萋與祁祁無漉漉與涓涓皆足資芄芄

之膏而慰維耦之十千若夫甘澍旣深歲功始陟去其
螟螽與其騰賊入荆楚之阻架表商邑之翼翼幅幘廓
而愈修三蘂苞而仍息禹績不磨鬼方必剋赫聲孔張
濯靈無極雖烈疑於火炎抑濟終於雨德然後風自朝
宁動乎四方流金解酷鏢石霽芒共球奉其抵京大禧
享其茨梁矢專美之罔俾保後生之未央允矣良臣之
維聖詎惟濬哲之長發其祥我懷古昔綜叙有商珠源
渺渺玉水洋洋旣優旣渥乃積乃倉爲孟冬之祈年則
桓撥之玄王也爲孟春之祈穀則秉鉞之成湯也中葉

載替我畝就荒胥靡一升復見溥將天降卿士揚前之
光帝賚良弼以其後昌雖開天嗣武之差池而首出中
興之頡頏是以一年之計樹穀者良百年之計樹人者
長蹄涔不生蛟龍頹府不植棟梁雨師垂澤匪洵洙之
可量賢相勒勲匪累若之敢望倘有授顯名爲接跡標
勩功爲雁行何異以桔槔之灌畦盆盎之潤物而栩栩
于兩涯渚渌之旁亂曰軒得六相兮以盪其塵舜得五
佐兮以助其薰孰謂君臣兮不叶天文說本列星兮時
常隱淪借喻於霖兮誰爲氤氲一念恭默兮層穹若聞
磻溪得之兮尚父是尊清明在躬兮堂陛篋墳後車絕
跡兮帝座九閭人徯德音兮西郊密雲一言拜兮安足
論十事要兮徒紛紛金筋挾兮終無靈蒲輪召兮孰與
申頌聖主賢臣兮視湯孫

箴

視箴

心猶淵鏡視傳其形取象於麗正乃化成聖人性之周
覽兩儀賢人翼翼曰寶在嗇惟慎不覩是明之祖

聽箴

耳愛五聲其險曰坎因物有遷或入於窞何必屬垣而勝懸統萬里之聽在寂匪感

言箴

天文人文言則賁之以立其誠匪繁修辭辭之不忒如絲如綸忒雖三緘默與躁隣心如穀種根深而華守瓶非訥懸河非夸治言之玷曰於未瑕

動箴

人生而靜動載之馳聖賢臨之舉步皆非如墜如登辨之於微震受以良豈止是希無咎之動行乎天機

頌

堯仁舜知禹儉湯寬四頌

有序

蓋聞鴻功易揭至德難宣雖神聖皆歸渾璞之無名而史牒更有精微之獨注自星垣別野而後逮雲鳥署官之餘統際代興治當備美惟元后稱父母則仁體大德以爲生廼時又在聰明則知象重離以作照豈必遇奢而示儉錙銖悉天地之膏何俟救猛而用寬動植總清寧之命故仁知儉寬四者精一之所以傳心而卽曆數之所以嬗世也雖然仁必物而借之洵將無九載之懷

襄以試可傷慈乎且疇咨敬授而外堯仁之紀於典何
寥寥也時一至而枯槁廢微仁者其莫淵於康衢矣知
必事而予諸察將無三旬之逆命以徂征貶識乎且登
元舉愷而外舜知之傳於書何寂寂也大明出而燭火
微微知者甘莫遂於擊壤矣儉而斤斤効守財之智其
儉幾何況所云吝主之害甚於費夫安得儉也古自有
西被東漸四訖爲聲而彌以儉者儉如禹迺知儉之爲
遠圖也寬一沾沾市委轡之恩其寬幾何況所云多赦
之國政必一夫安得寬也古自有載旆秉鉞三葉莫遂

而愈以寬者寬如湯迺知寬之爲魁柄也愚誦習前摹
欣逢一聖代竊見宵旰思艱痾深一體則仁必師堯穆
清覽奏照徹八荒則知必師舜綜核度支痛裁倖濫則
儉必師禹申嚴棘寺屢恤幽沉則寬必師湯固無待展
瑤籤披寶軸而已勒唐虞於金石鐫子姒於丹青矣不
揣爲問揚鑣之路并尋合轍之車爰濡毫而頌之繪函
蓋之高深愧莫窮其要妙析軋坤之廣大更自覺其支
離嘗聞赤水之珠得以罔象龍津之劍失於鏗舟如必
分仁知儉寬而以爲開堯舜禹湯之生罔者其猶鏗舟

之見也能自得師意在神而明之乎頌曰唐侯之升雷
雨方盈誰遇聖神作息不驚如乾資始如坤資生雖在
其咨範圍平成帝力何有民智難撓堯所留者井鑿田
耕被之格之氣至自行維堯之仁仁以無名右堯
仁頌欽明
啟運舜乃重華共驩比周始殛其邪維十六族以父皇
家堯如幄劔舜為鏌鋦一藏一顯光則何加邇言之察
匪曰披沙行地皆水麗天皆霞舜也知邇所以知遐右
舜
頌知帝統之垂土堦茅茨禹首王風猶用為儀貢金九牧
匪虞不支雖嗣解阜如仍胼胝浮濟達河豈惟民脂從

理者節從欲者靡禹所怵然人道微危大寶曰行有夏

其師

右禹
儉頌

絃急無聲治急無垠誰云梁肉必在昇平御

衆以寬聞於帝廷夏禹泣罪湯為之承既以代虐亦用
求寧雖火烈烈匪寬不行解網三百以及羣生維湯之

寬赫聲濯靈

右湯
寬頌

泰伯三讓頌 有序

稽古南河讓唐陽城讓虞而後揖遜邈無聞焉歷千餘
年而有泰伯之事又歷六百餘年而宣尼表之曰三讓
說者謂岐山走馬王跡肇基傳歷及昌古公寔多大志

荆蠻之藥隱然首陽之蕨也於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君子絕交不出惡聲而况父子之際念慮之間歟且夫
兵法莫憐于志臣戒無過于將恭默嗣與殷邦載靖卽
蠻夷編髮重譯來王而冠帶西藩頃謀改玉此亦莽溫
之鼠竊懿操之鴟張古公必不敢以事其君泰伯必不
忍以疑其父者也蓋聞之大暑鑠金其候將寒子德七
作至武丁而盛意者其鑠金之日乎原泉盈坎其流將
大姬胙累功至古公而昌意者其盈坎之泉乎知幾其
神而先去爲望倘亦伯之謂矣故曰後天而奉天時惟

武以之先天而天不違惟伯以之若乃文王之長系以
讓王採藥之遊關乎帝錄宣尼猶喟然于無稱末學徒
紛如于聚訟斯又嚴樂之筆精未能殫而淵雲之墨妙
未能傳也言寄枌榆景行行止聊據牖日之見作三讓
頌頌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乃眷西顧寔繫其時漆水
發祥篤生聖裔神靈所鐘季也難弟以索于震以潛于
軋震曰主鼎軋終在天殷祚式微九有誰尊非伯之子
惟伯之孫鴻飛忽遠儻于殊服有與偕隱仲來穆穆謝
彼崔峩在岐之陽謝彼逶迤在渭之將式啟克明其勤

王家載嬪文考柔順孔嘉赫矣我武克紹先烈十有三
年以守臣節伯寔至德樹之前茅迨于甲子桓桓商郊
禮樂改觀鐘簋非舊繫伯之靈內省靡疚生爲吳君沒
爲吳神母周烈祖寧商逸民人心悠悠疑是與非爲肉
爲禮千載同譏聖者知聖幽光肇揚廉頑立懦今古棟
梁倚與吳都人文雍容一變至道惟伯神功伯嗣姬德
王猶反掌大有不居高蹤罕兩慨風之菲羶附炎趨利
不盈眦香餌相漁爰想遐軌渺渺我思願言砥柱三讓
爲儀

議

士品臣品議

論人而言辨才不言辨品此執貌而遺神者也雖然品
未易言也古農而秀者爲士釋耒耜卽事詩書士無可
以品見也士論定而升於王曰俊士造士進士明乎離
士無臣也記儒行一篇言士盡於此言臣亦盡於此臣
無可以品見也自士與臣之徑分而品士者意微主靜
謂躁而來山靈之移乞波臣之潤者非品則恬而取十
畝之泄矢獨寐之寃者品也品臣者意微主動謂逸而

偷在牀之偃養風議之高者非品則瘁而殫膂力之剛
甘劬勞之慘者品也此猶之執貌而遺神者也夫士果
具先憂後樂之概卽秀才以天下爲己任不妨其靜也
胥靡而謀納誨涓濱叟而述丹書非越俎也當局也臣
果能令人主知四方艱難卽物論比之無口匏不妨其
動也善則歸已過則誰歸非畏事之言也任事之言也
故靜與動總未足以辨品也然則何以辨之曰辨其根
器之淨與不淨蘄嚮之真與不真而已矣一士也趨而
之榮澤則羶趨而之聲實則馨而其爲士品之襍一也

一臣也競而之比周則賤競而之孤激則尊而其爲臣
品之襍一也故品無如其不見不聞之貴也一士也類
之以蕭艾則嗔類之以椒桂則喜而其爲士品之僞一
也一臣也伍之以簪裾則愠伍之以鼎彝則欣而其爲
臣品之僞一也故品無如其獨往獨來之貴也易之節
士品臣品所考衷也而初九不出戶庭則无咎九二不
出門庭則凶夫其沾沾焉摹一轍以言品者又何異以
二之失時而驕語初之知幾也耶此吾所云根器之淨
與不淨蘄嚮之真與不真不可不議也今 聖明御極

士好束脩臣懷精白亦復何言然士卽譽涌於公卿而深求之有月旦評所不得而知者其可問乎且如鉛槧之業童而習之而猶未免捨其家珍拾人牙慧徬徨子史之門躑躅庸竒之路求一卓然大雅不羣者無有也况其上焉者乎臣卽望崇於累若而深求之有考功法所不得而加者其可問乎且如公車之牘旅而奏之而猶未免昧其懷來寄人籬落繆附當壚之射半爲觸地之鋒求一皎然公爾忘私者無有也况其上焉者乎古人之學要於明體適用有體無用或失則守株也有用

無體或失則泛駕也是兩者愚皆不敢以論品愚所以論品者必先辨其根器次辨其蘄嚮而後參伍以劉邵諸家之志則亦猶馬服求良士慤求智明體適用並行不悖之意也然愚以爲存其意在下轉其意在上西京之於功名也東京之於風節也三唐之於詞華兩宋之於理學也人主一念之向而天下精神心術奔走以應之者也故曰祿餌可以釣猥士名航可以載庸材不獨其士與臣之品非也所爲品士與臣者亦非也乃甚至祿與名之不獲而操一切法隨之則所謂以僕隸待人

人亦以僕隸自爲不復可與論品矣夫師而帝賓而王
令夏楚可以作士則薪爇之誼何必紀於械撲哉令桎
梏可以御臣則車馬之貺何必矢於卷阿哉愚蓋不勝
賈生之涕而有一言以箴也先儒曰無欲之臣然後可
與言王佐愚請先之曰無欲之士然後可與言王臣斯
言也願士與臣之以品自砥者思之先儒曰有犯顏敢
諫之士然後有仗節死義之臣愚請先之曰有崇儒重
道之君然後有犯顏敢諫之士斯言也願 聖明之以
品爲士與臣砥者思之

選擇將帥之術議

向之將不可無議以將輕也天下雍容修太平之貌而
耻言介冑至使竒材異能之輩稿項於腐儒墨吏之門
而不得一展故無將也今之將不可無議以將重也宇
內岌岌多故欲寄九鼎一綫於師貞之手而或見挽強
引重市井之粗材以爲可當避殿授鉞之選故亦無將
也古今言將者奉岳少保武臣不惜死一語爲三尺然
非少保之言也尉繚子固有之曰將者死官也受命之
日忘其家援抱而鼓忘其身此卽不惜死之旨也而間

叅之譚兵家言指又似不專於死者語之死事易成事
難愚請得廣少保之言而表之一曰藏機之深與淺當
議也浮圖之爲望樓競渡之爲水戰不必兵而兵形在
也故躁而露竒者非將也一曰持識之堅與瑕當議也
金城之論罕开河東之爭石堡不必勝而勝筭在也故
鹵而邀功者非將也一曰立志之貞與貳當議也力辭
天子之治第泣謝都統之名妹義激而勇自信也故養
敵自重者非將也一曰撫士之慈與殘當議也分甘更
甚於投醪卹苦或加於傳藥恩至而法自行也故安忍

無親者非將也一曰決策之敏與濡當議也大雪定蔡
城之謀半宴度崑崙之隘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也故
狐疑失勢者非將也一曰量地之明與暗當議也一旬
畢離石之功三城扼漠南之險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也故買昧棄利者非將也一曰臨財之廉與貪當議也
賞賜盡以予軍吏市租悉以輸幕府將清而後能以利
勸也故處膏爲潤者非將也一曰砥節之勁與靡當議
也天子之詔可不聞樞密之使可立斬將重而後能以
衆威也故望塵獻媚者非將也一曰御戎之暇與迫當

議也武鄉之綸巾羽扇忠襄之掃地焚香以靜待譁之法也故未陳而驚者非將也一日蒞事之勤與窳當議也荆州運甓以致勞青澗懸金而教射以治待亂之法也故敵去而怠者非將也一日居功之損與滿當議也橐鞬盡道左之恭面涅留軍中之勸所謂有功如幸也故虛僑難制者非將也一日取材之宏與狹當議也卑辭將與善之誠闢館示招賢之意所謂用人如已也故喑啞自雄者非將也一日整衆之嚴與弛當議也遺弦亡鏃之必罰犯田繫馬之必誅以有制勝無制也故卒

如驕子者非將也一日赴敵之勇與憊當議也破釜沉舟之必克入穴取子之必獲以先人爲奪人也故令人薄我者非將也是數者皆將之事而選將之術于是可得而議也不然但沾沾一瞋目語難不惜死者而用之甚且以選偏裨之術選大將又甚且以選兵之術選將此吾所云將重而愈以無將者也而或遂一言概之曰無將材夫以南宋之不振猶有如韓岳兩忠武者出爲如雲如雨之領袖而堂堂全盛其于城腹心至不能與中林兔菑後先爭暎亦論世者所深訝而未信也且夫

鍾蜚英一幹官耳乃借張惟孝空名三十騎以舒鼎澧五州之危而韓范二公負千古人倫鑒顧交臂張元吳昊而貽之爲邊患將固不易選選將亦何容易言也漢唐宋以來言人人殊其最約而該者無如鄭端簡所言求將任將求之之道曰廣以致之於先精以擇之於後任之之道曰言之專以責其功馭之嚴以倣其志今日者條之公車懸之令甲未嘗不娓娓而申之也而效未能一二見者言之不行而行之不實也果其言必行行必實吾以爲遠而草澤之間未始無將也但倣富彥國

藩鎮大臣各舉武略之例而卽以爲撫按監司之殿最不必專責之武功也歐陽文忠曰有智略之人勿徒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勿得薄其貧賤淮陰之亡命英布之徒隸衛青之人奴無不可破格以取也其在閒散如陶新會之流又可因而推也近而闕閱之間未始無將也勲貴子弟席高曾之名氏憑朝廷之鼓鐘二百餘年中豈無沐惠褰郭定襄其人者而使坐糜於膏梁裘馬之場無論負國恩且如家聲何哉弓冶之子學爲箕裘周南仲方叔皆係世官肄而習之亦猶論兵而求土著

當百倍乎爲鳥獸散者也殷憂方啟治日再中傳曰公
侯之後必復其初此其時也其降而爲各衛所之世職
者又可因而推也而或更一言概之曰此三年之艾吾
未見今日拳勇人之士必賢於古之坐不跨馬射不穿
札者而貫魚而進之遂可終朝奏勿藥之喜也雖然兵
與民分非古將與吏分亦非古也裴晉國之視師曰賊
滅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相卽將也廉雲中縛
炬焚火以勝虜張代州刈幟燃芻以却敵守卽將也疆
項令在洛陽人號爲卧虎至有枹鼓不鳴董少平之謠
令卽將也淮南王之謀叛不畏發蒙振落之公孫弘而
畏一守節死義之右內史右內史卽將也畢翰林之論
黨項援古據今具悉方略至人主爲動容稱禁廷頗牧
翰林卽將也然則今日而必以選擇將帥爲言亦所謂
卿大夫之耻也昔方郎中儲自奏文武兼備在所施用
已奉命理繁亂絲拔佩刀三斷之曰反經任勢臨事亦
然而吳潘濬之策樊佃曰佃弄唇吻實無才略向爲州
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起此亦侏儒一節之
驗吾謂今之任事者皆一饌十餘起而不知拔刀斬亂

絲之用者也故因議選擇將帥而并議及於司選擇者
包荒渙羣議

士大夫好別門戶以植聲譽而跬步之外使人至於無
所棲此非國家之福也然或過爲寬深不測之量而悠
悠泛泛曰涉世末流其誰能不波此亦非國家之福也
易泰之九二曰包荒言君子之能容小人也而其卦曰
小往大來于小大之辨斷斷若畫界而區之則又非一
意爲容者也意所云包荒亦猶之置虎豹于山林置蛇
龍于丘壑不務搜其根株窮其窟穴焉則已矣必引而

同升於儀廷之羽在囿之輝雖君子不能也此包荒所
以系馮河也渙之六四曰渙羣言君子之能散小人也
而其卦曰王假有廟利涉大川一似萃天下精神與對
越於懷若有聞儼若有見之際而又似集天下心力與
號呼於渺若無涯茫若無岬之時則又非一意爲散者
也意所云渙羣亦猶之還照臨於日月還膏潤于雨露
不務私其光華竊其洵沫焉則已矣必欲却而自遠於
拱北之芒零蕭之澤雖君子不能也此渙羣所以系有
丘也繇斯以觀天下未有君子之介不清而可容小人

君子之氣不聚而可散小人者也愚所患者正爲人多
自予以君子之名而予以小人之實自予以君子而
人不必許則彈射生予以小人而人不必甘則玄黃
角其主鬪者翹然曰梟與鳳爭也其觀鬪者莞然曰觸
與蠻戰也其幸鬪者欣然曰鷓與蚌持也一鬪不勝而
天下事去一鬪勝而人蓄餘力以俟其三鼓之衰天下
事亦去矣而矯之者曰與其激也毋寧其靜也夫三代
以下之亂激成之者半養成之者亦半激成者嘗借君
子別薰蕕之說以濟其同異愛憎之見始猶棄他山之

石而不顧繼且鋤當門之蘭而不惜是則不能爲包荒
不能爲渙羣所謂激之之過也養成者嘗借君子混黑
白之說以決其是非邪正之防始猶縱出柙之兕而不
知繼且豢入室之虎而不戒是則欲爲包荒而不能爲
馮河欲爲渙羣而不能爲有丘所謂養之之過也然則
何以救之曰以其包荒渙羣者救之而已二之訓包荒
也初則先之曰拔茅茹以其彙征此何象也虞官師師
周禎濟濟之象也雖有小人如蓬在麻不得不直將愧
而令其自化卽不然並而生之天壤無異共驩之在幽

州羽山也所言君子之介清而後小人可容者此也四
之訓渙羣也二與三則先之曰渙奔其杙悔亡曰渙其
躬无咎如是乎君子立身之固而視身之空也若曰吾
無所據爲用武之地卽此身未堪輕擲吾此身利害褒
譏不能捐以從君父而期天下之人捐其形骸封畛以
從我又必不得之勢也所言君子之氣聚而後小人可
散者此也故有認包荒而誤者不爲容納且爲調停夫
官爵朝廷之官爵賢則登否則黜何調停之有調停不
可而紛紜又起更與於南北部之甚者也有認渙羣而

誤者不爲堅決且爲游移夫政議朝廷之政議當則從
否則違何游移之有游移不可而迎距又起更與於左
右袒之甚者也是兩者皆避激成之釁而就養成之釁
所不可不議也文潞公之於唐子方不惟容之且薦之
初相詆甚厲者寃相得甚歡論者曰大臣待小臣之法
也然而潞公自成其潞公不爲子方彌郟也韓魏公之
於富鄭公以撤簾事見疑鄭公至望望終其身而魏公
遇之無失禮論者曰大臣待大臣之法也然而魏公自
成其魏公不爲鄭公釋憾也故爲包荒渙羣之議者求

如潞魏二公焉可也而愚總以兩言括包荒之中行渙
群之元吉曰任天下事心不可不實心實而天下無不
可任之事處天下人心不可不虛心虛而天下無不可
處之人

恢登善後事宜議

曩者登兵之變疥癬耳竭年餘徵募之力而僅尅之則
病不獨在一肢在四肢矣且登卽復而其生齒盡於刃
其室廬盡於燹雖有膏腴猶之石田不可耕也且登卽
復而借銳於丁借材於羣盜其以毒驅毒也權也一

毒去而一毒留未可恃毒之不發而秦越人不見而却
走也且登卽復而一二首惡未正藁街其據尾閭以爲
固不啻堅城也或曰萃數千人而寄命于波臣之手名
雖出柙實則游釜知賊之逋誅必不久也然不能殲諸
登而謂能殲諸島有識者所未敢信也且登受賊則登
一隅耳萬一入島而鯨鯢之不卽靖也下自淮海上至
津門皆足以多我之脩而分其力者也旅順一師先擬
仗爲滅虜之前驅而今至不敢躡逋寇之後塵逍遙河
上狼子野心安知其不陰媾賊而爲之執爰也海中諸

鳥星羅碁列實繁有徒多文龍故部曲及其族姓與賊肺附也不亦葭葦也安知其不借饑鷹以風而助之颶也淮兵積弱聞於東南蹄涔之濺猶能寒其膽以落之而使角勝於海外其不毆而填之壑者幾希且孱兵不善擊賊而善爲賊吳橋之事可爲前車柰何其無鑒也至登之有兵率步騎耳今議改用舟師矣此步與騎者留之乎撤之乎留之則稠載以奉不事事之衆惰而虞漏卮或驕而虞脫巾無一可者撤之則自來寒灰復然以致燎原者不少也允彼莩蟲拚飛維鳥可遂晏然而

忘後患之甚哉然則如之何得以善其後也曰賊謀之狡而濟以陽侯之險也此可計破不可力勝者也法曰飽能饑之佚能勞之又曰致人而不致於人賊饑矣旦夕不能無出而求食出而求食所謂饑與勞兼焉者也吾整暇以俟其出而水陸協圖之所謂致人不致於人之勢也邊海村聚堅壁清野使之進無幸弋獲而退且懼邀擊也此坐困之形也丁之悍也入登而剽婦女以爲嬉漸見端矣錯趾而居未有不恣其者亟還之可也曹濮之盜聞其殉兇鋒者

已什而七八其存者或未可盡爲解縲也蔡人亦吾人然似不宜處之齊地也淮兵之調無裨於登而淮加虛焉白馬射陽之間赤白丸時聞雖發言盈廷無敢執其咎而當事者不可不爲南天半壁熟思之也旅順之師疑矣疑而無以扼其命與島上之烏合舟中皆敵國也寓街縶於鼓舞士感恩而後將畏威有如李泌之入陝州余玠之制王夔此呼吸間事不宜聽之首鼠兩端之輩也若登城生聚惟有富鄭公招撫流民暨晁家令募民實塞下兩法耳然而殘燬之餘卽春燕之巢林木而

思歸哀鴻之望中澤而欲返者有幾而募民則窮與富又無一可也富者去温飽而之青燐白骨之墟情旣萬有不能貧者舉如洗之身而盡仰衣食耕作於縣官且一一應之耶否耶愚謂莫若留內地之兵而以攻守兼屯種自流亡歸復田廬有主之外按兵而量給之較塞外不毛耕耘便而收穫易一年餉可省兩年餉可贏矣如是庶幾可爲也至近登諸邑賊在而杼軸空於軍興賊去而夢魂又驚于吏怒賊死之兵死之賦又死之天下事一誤寧堪再誤則愚謂蠲復之必宜急而催科之

必宜寬也嗟乎朝廷可與言催科者討賊之百姓耳若
爲賊之百姓而可與言催科哉此又病不獨在四肢而
在腹心愚所願太息陳之而非止爲一登城善後議也
說

勞於求賢逸於得人說

天下未嘗無才也特慮人主精神不足以致之卽人主
精神未嘗不颯颯於天下之才也特慮其精神不以爲
挺攬人才之用更以爲猜疑人才之用夫猜疑與挺攬
兩者非獨人才所以分消長而人主所以分勞逸也漢

王褒之頌聖主得賢臣也當孝宣綜核之時臣下救過
不給卽趙蓋韓楊俱以譴聞而帝齋居求治于上勞矣
而褒之言曰聖主勞於求賢逸於得人似借頌爲規者
此何說也曰帝之意主於疑不賢而不必主於求賢此
古今不可繼之理而蓋臣所務白也夫用人有要兩言
盡之曰疑人勿任任人勿疑唐虞之官六十夏之官百
二十商之官二百四十周官三百六十若以爲可疑亦
不勝疑矣若人人疑之而代鳥飛逐馬走亦不勝煩矣
聖人而耳目人無已時是終其身與天下俱勞而未得

一日之逸也聖人曰莫若求得一二賢人而吾因之挈衣振領以爲治勿論三代明盛卽三代以下如賢良之降而門蔭門蔭之降而詩賦詩賦之降而帖括格愈卑途愈禱而豪傑之士未始不後先彪炳於其中以成一代得人之運夫今昔人才又何必甚相遠哉周文武時中林兔置皆中公侯之選而漢世販牛卜築之朋亦皆登爲公卿然而周以之治漢以之亂曰周則前之人棫樸薪爇以植之而後之人車多馬馳以求之者也故雖嗜之響盛於卷阿而其君優游以收馮翼孝德之報蓋勞在先逸在後故以之治也漢則高嘗思猛士矣志未忘馬上也武亦懷佳人矣無如橫汾之侈也渥洼之產猶將歌而傳之而賢無聞也其所求負俗而致功名率帝所玩弄可願指命者爾上旣多竊鈇之疑下轉增積薪之嘆輪臺一悔終於迷復蓋逸在先勞在後故以之亂也易泰之彖曰內陰而外陽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非是則否聖人之言治亂如斯而已矣然而兢兢業業日慎一日於陰陽徃順長若反覆三致意焉若是乎其勞者何也曰凡以求賢也夫求也者真見天之

畀賢如取水於泉取火於燧吾可求之泰山梁父之陰而却車以載也且又真見夫賢之畀於天如鳳在庭如麟在郊猝得之或猝失之而不得永據爲吾靈臺靈沼之景色也是以布而列諸位惟恐用之違其材也寬文法而御之惟恐無以展布其四體也五臣之爲臣而禮樂工刑終身守其一官假令易契而明刑易稷而敷教易咎繇而樹藝諸臣或不必游刃以從而堯舜亦且紛紛于躊躇四顧之勞矣三載三考之密而便宜所在不從中制如後世中庸之論則奉命專征而三旬振旅不

當引逗留誤國之例歟高自稱譽而誠其主曰傲曰虐曰慢不當坐放恣亡等之議歟夫如是諸臣或不必坦懷以應而堯舜亦且紛紛于周旋形跡之勞矣桓公之於管仲也一則仲父再則仲父或曰易哉爲君曰未得仲父則難旣得仲父則何不易也夫桓霸主也然其言猶古帝王求賢之意也雖然未易言也求之曰賢得之則曰人求者得與得未可知之辭而人之衆或未必如賢之獨也故聖人之求賢所謂雲從龍風從虎其於得人則所謂拔茅茹以其彙征吉也劉邵之志人物曰英

分多者可爲相不可爲將雄分多者可爲將不可爲相
英與雄合之謂賢堯得舜而十六族升武得公而朝讀
書百篇夕見士七十人其英與雄足以攝之也夫然後
而可語求賢而可語得人故人非得之難而求之難又
非求之難而識之難吾所謂當求之人主之精神者也
至精神薄而視天下無人不可疑無事不可疑則勞不
繼而倦隨之夫勞猶人主自苦耳倦而天下事不可言
矣無逸之言保惠訓誨也曰無或胥譎張爲刃夫人主
不務求賢而一意疑不賢勢將有譎張以伺之者又寧
漢人未能窺見其微者也

辯

忠清仁辯

忠清仁不可以分言也其分言之者聖人權詞以教天
下之臣子而非其難言仁易言忠清也何也聖人論人
有因其國而稱之者有因其事而稱之者有因其時而
稱之者齊楚之大夫則與之爲齊楚之大夫其忠於楚

清於齊從而忠清焉可也不必旁及齊楚以外也所謂
因其國而稱之者也兩大夫之本末著於春秋瑕與瑜
無相掩也然一念之忠清從而忠清焉可也不必苛引
其平生也所謂因其事而稱之者也且夫臣節至春秋
難言之矣去國之流人見其似吾人者而喜聖人瞻美
人而懷西方見有若兩大夫之忠清者從而忠清焉可
也不必厚責以古純臣之誼也所謂因其時而稱之者
也故曰此聖人權詞以教天下之臣子也而或遂借以
爲口曰天下亦有忠清而不必仁者是誤執聖人之權

詞而沒其教天下之苦心也夫言忠清之不必仁者曰
忠可告君而未必可告天也吾謂未有不可告天而可
告君者也清可潔身而未必可潔心也吾謂未有不可
潔心而可潔身者也赤子之爲其慈父母也牽衣眷戀
飲食之教誨之甚而櫛楚之而眷戀如故不知孰爲忠
而孰爲非忠也青蓮之藏其根也終日於泥滓之中至
迎風爲香襲露爲珠映日爲鮮而泥滓如故不知孰爲
清而孰爲非清也故一意而無所蒙焉者忠也一忠而
無所蒙焉者仁也一意而無所介焉者清也一清而無

所介焉者仁也此忠清仁之不可分言也夫忠之分言於仁自人知有忠始也爭之以意氣矯之以風節而不盡循乎忠之本也有貌比干之栖楚遂指栖楚爲比干是面目自欺其肝膽與於非忠之甚者也清之分言於仁自人知有清始也假之以恬脩附之以寂處而不盡循乎清之本也有學伯夷之仲子遂擬仲子爲伯夷是聲跡自累其肺腸與於非清之甚者也故忠清仁之分言聖人之權詞以教天下而不意其開後世之徑也吾請爲正言之曰楚大夫之忠忠而非也南風日競朝宗

不聞謀國之忠未足以蓋其謀王之不忠也齊大
清清而非也縱賊不誅出境自免見事之清未足
其見義之不清也斯言也論忠清之案而卽論仁之案
所謂忠清仁之不可分言者也易之蹇系王臣曰匪躬
匪躬者匪但不有其身也并其身之是非毀譽而不有
也忠之至清之至仁之至也狄梁公委蛇養晦卒以奏
五龍夾日之奇令房州未返而公稍稍以忠見唐之事
去矣郭汾陽窮奢極欲而天下不以爲貪人謂其智於
自全然當功名震主諛謗交騰之日而公稍稍以清見

卽公不得一日安其身唐之事亦去矣故吾於兩公而
知忠清所以爲忠清因知仁所以爲仁統之乎無所爲
而爲焉者也嗟乎天步艱而志士顯疾風之勁非國家
之福也世混濁而一人享其獨清獨醒之名益非國家
之福也故凡矯矯以忠清見者皆匪躬之臣所不忍言
而無當乎忠清之極致吾所以一言蔽之曰忠清仁不
可以分言也雖然爲人臣者言則可也黷之忠而可寢
悍宗之跳梁黃裳之清而可折強藩之跋扈兩人者不
亦繫國於九鼎哉故人臣之於忠清則惟恐其見也而
也而人君之於忠清則又惟恐其不見也然則有分言
之以寬鼓舞忠清之路者此亦燕昭市駿骨楚王式怒
蛙之遺意而聖人所爲權詞以教天下之臣子者也吾
又不可以無辯

澹寧居文集

卷二

梁谿馬世奇素修甫著

同邑曹荃易庵甫閱

門人徐調元貞庵甫較

後學周原溥重校

論論

寧靜致遠論

天下無遠功有遠神遠神者其神無不爲天下用而無一爲天下用爲天下用者天下所得而盡而不爲天下用者天下所不得而盡也何也見跬步者致跬步而止

神有盡於跬步者也見莽蒼者致莽蒼而止神有盡於
莽蒼者也見千里者致千里而止神亦有盡於千里者
也故無一爲天下用而後無不爲天下用此吾所言遠
神而武侯寧靜致遠之旨也噫靜聖動王古人之以靜
爲動根久矣乾之靜專而動直也而大生坤之靜翕而
動闢也而廣生皆靜功也而申之以寧有深焉者歟曰
是吾所謂神也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也易有太極實
生兩儀動而陽靜而陰以陰陽言動靜者對待言之者
也夫寧則極也蓋陰陽皆有動靜焉徑寸之珠置之水

卽寒置之火卽熱寒熱者水火而珠無有也故對動而
言者靜也合動靜而皆靜者寧也有終日息心而動者
有終日不息心而靜者有終日絕物而動者有終日不
絕物而靜者無他寧與不寧之分也故人知墮體黜聰
之爲靜而不知胼手胝足之爲靜人知綸巾羽扇之爲
靜而不知竹頭木屑之爲靜人知匡床玄塵之爲靜而
不知運槩草檄之爲靜何也其靜焉者寧也所謂無不
爲天下用而無一爲天下用之神也庖丁之刀十九年
而新發於硎紀昌飛衛之矢交觸於地而塵不揚雖善

別者不能分其孰動而孰靜也此寧靜之說也今且有
人於此囂囂號於人曰吾不爲利利引之而落落焉靜
也然能擲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夫利心弗
寧矣且曰吾不爲名名歆之而漠漠焉靜也然能却伯
夷之譽而不能不頹足於盜跖三至之惡言夫名心弗
寧矣善言寧靜者無如易之艮艮之兼山靜象也時止
時行合動靜以言靜也行其庭不見其人艮其背不獲
其身則靜而寧焉者也舜之君而可懲曰傲禹之帥而
可箴曰滿武之王而可呼曰怠韓范富之同心而可相

爭如虎所謂不見其人者也箕之正而可以蒙難狄之
忠而可以用晦汾陽之勲而可以欲自污鄴侯之智而
可捐家族以櫻猜主之逆鱗所謂不獲其身者也諸君
子處驚波沸濤之中卒不失海晏河清之故而後知諸
君子之靜非天下所能動并亦非諸君子之表竒樹駿
於天下者所能動也何也寧也易之言神六子一也而
始終萬物獨盛乎艮艮者神无方易无體之全卦也故
曰聖人事雖絲棼理則綦布道雖虎變心則驚行蓋不
但寧靜以致遠而致遠皆寧靜也所謂無不爲天下用

而無一爲天下用其視致千里猶之致莽蒼與跬步而已矣武侯之自表曰不求聞達曰鞠躬盡瘁成敗利鈍非所逆覩固深於不見不獲之良者而尚論者咏之曰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此又所謂不爲天下用者天下不得而盡噫如武侯乃可與言寧靜致遠也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

仁者而有體乎哉是亦戴員履方託命於天地萬物者也仁者而無體乎哉是亦莽莽蕩蕩無以爲天地萬物

之托命者也然則如何曰仁者無體而有體者也無體而仁者未嘗見其身曰身能隔天地萬物於一體也有體而仁者未嘗不見其身曰身卽能不隔天地萬物於一體也噫此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之說也夫仁於乾爲元天之一德耳會之而亨和之而利幹之而貞而元復起焉是則萬物以天地爲體天地以仁爲體而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何也曰天地萬物以仁爲體生天地萬物之仁也仁以天地萬物爲體成天地萬物之仁也故天地能窮萬物萬物能窮天地而不能窮仁

者天地萬物之體始終於仁也仁者不見天地萬物之無窮而見仁天地萬物之無窮仁之體亦始終於天地萬物也是以堯之體不居於平陽舜之體不居於蒲阪禹湯文武之體不居於安邑於亳都於豐鎬也天地萬物無之而非體也堯之體不以百二十歲終舜之體不以百十歲終禹湯文武之體不以百歲終也天地萬物在而體在也堯授一時舜彈一絃禹泣一罪湯祝一網文武瘞一骨蔭一暘而渾然天地萬物之體挈一髮而週身爲之動也何也仁者之體天地萬物以爲一者也

然而天地於仁者豈盡有正命無違命哉其萬物亦豈盡有順命無衡命哉九年以水之七年以旱之龍蛇虎豹以警之暴君佞臣以危之宇內僂然幾不能終日矣而仁者遇之如癘疥在體一經吐納導引而旋爲勿藥之喜也卽後仁者而爲天地萬物西京苦戚東京苦黨唐苦鎮宋苦夷苦小人不亦岌岌乎肉盡而皮焉附哉倘有國手得仁者方寸之刀圭以療之吾知血終歸經而體之沉痾立起也何也千百年之天地萬物皆仁者以之爲一體者也故曰仁者無體而有體也然則將揭

仁者之範圍不過曲成不遺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者謂是足盡仁者一體之心乎未也一代之事文失而巧質失而蠢忠失而野仁者有不能保其終矣百代之事易失而賊書失而誣詩失而愚禮失而煩樂失而奢仁者有不能保其終矣而仁者未始不如長桑君之隔垣以見也周公之策齊魯於立國之始而舉其數世之後如燭照而數計焉而公無如齊何且亦無如魯何此仁者所愀然負痛於天地萬物也故堯舜而兢兢而業業禹湯文武而孜孜而戰戰而翼翼而疊疊終其身也

終其天地萬物也此真仁者一體之心也雖然仁者不求之天地萬物也吾之身所謂能隔天地萬物於一體亦能不隔天地萬物於一體者也易之繫乾坤六子而體無不象焉範之演五行而體無不事焉今仁者舍此中處之七尺而鯁鯁然爲天地萬物斬乎治譬猶憂河水之濁而以泣清之也故仁者之盡人性盡物性而盡天地之性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仁者之盡其性以一體爲天地萬物也而其究不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天地萬物亦仍以仁者爲一體天則星爲景雲爲禡

而露爲脂也地則嶽爲神山爲秀而泉爲醴也萬物則游於郊儀於庭窺於囿而中外相與賡解阜之歌申光華之頌也其於仁者如磁之應鍼如蕤賓之應鐵如銅山之應鐘鱗至麇集而無不可得故曰天地萬物亦以仁者爲一體也然而仁者不敢知也曰吾而沾沾據此以自多是亦戴員履方託命於天地萬物者也吾而舍吾之可知而徼其不可知是亦莽莽蕩蕩無以爲天地萬物之託命者也故於其無體而有體者終言之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

聖王明教化以善俗論

治天下之法未嘗不在天下而能治天下者必歸聖人非聖人之能行其法而能明其法也何也天下而有善不善之分非聖人所忍也然必舉天下而責之曰爾爲善無爲不善此又非天下所明也天下不明吾所以善俗之意而小易方大易性賢賢焉仰望而不見斗杓吾不明示天下以善俗之意而所爲整齊之約束之者天下且疑吾不安其性命之情矣故謂聖人于民而將以愚之不知聖人治天下之法者也夫聖人者無之而不

用其明者也天下原無不善則必令天下曉然各見其
本心吾原不待天下以不善則必令天下洞然俱見吾
初心而吾所以善天下之意明千古之聖人所以善千
古之天下者其意亦明此教化之爲善俗本而深有味
乎聖王明之之說也夫人非性無生非教無化如以教
則一極開天而高卑以分上下以辨固無言教之矣河
獻圖雒獻書教之又不得言矣且聖人繼天立極而作
之君師者自結繩畫象以垂之文字涖之衣裳又諄諄
耳提而面命之矣然而天下聽之藐如也何者天與往

聖陰行其教以善俗而天下未必明也卽有聖王者執
方寸之矩凝神恭默于上將正君心以正朝廷正朝廷
以正四方其于善天下亦旣不下堂堦而有餘而天下
未必盡明也聖王曰吾務明之而已何也聖王所操以
教化天下者法而所明以教化天下者法與意兼者也
春夏詩書秋冬禮樂明之則時習之指而不明則矇眊
之誦也離經辨志敬業樂羣自小成而入于大成明之
則日進之功而不明則里塾之程也車服以示庸鼓鐘
以示貺曰士無善于幽不旌于顯者而明之則好爵之

縻不明則與累累若若者等也輕之而橫楚重之而郊
遂曰姑懲以需其後而明之則頑鈍之砥不明則以罷
民之不齒終也故聖人不恃教化之有具而恃其所以
明之者也且夫教亦何定之有其以教民專屬司徒之
職此論官之言也虞廷秩宗之降典士師之率又誰非
教者周禮太史內史掌八法八柄八則之官皆隸于太
宰又誰非教者甚之大司馬伍兩軍師之法以親百姓
而一其心志又誰非教者故不明則教有專官而明則
無官非教也有教一方而一方善焉如文翁之化蜀卓

茂之化密其心足以明之乎一方也有教一鄉而一鄉
善焉如彥方之化其里公藝之化其族其心足以明之
乎一鄉也而况以元后爲天下大父母者乎然三代以
前其民優游自得上嘗見運會之淳而不見其漓下嘗
見勞來匡直之樂而不見其苦而一二不善者卒不勝
善者之多三代以後教之之法愈密防之之法愈詳上
嘗以不肖疑其下下亦或甘爲不肖而不疑而一二善
者且孑然獨立而懼孤芳之難振也何也教化之法在
而所以教化之法未明也夫倣聖人之登歌奏雅而賡

騶虞豨首于前叶采齊肆夏于後遂以爲教化在是皆所謂愚民而非以明民聖主善俗之所不繇也雖然易不云乎聖人作而萬物覩教之者後也作之者先也堯欽明而康衢應舜文明而擊壤應兩聖人者亦何嘗家喻戶曉而責當時之必爲唐虞哉是以明教化者未有不從自明始

人君道德益高則益尊

人君之尊非尊于權也尊于心也非尊于聖明天縱之心尊于變化日新之心也夫人君亦人耳而何以獨推

君之尊也歟嘗試論之人君之尊亦殫矣高拱紫垣黃屋挾長策以馭海內海內尊之如神如日如雷霆如帝而人君者益深其營壘閉其情形以恫之不可測東南一尉立於比景之南西北一候植於交河之北夫人君之尊亦殫矣何益曰如以權則人君之尊毋可益也如以無權則人君之尊毋不可益也不益焉而損矣夫今古言人君之尊必曰堯舜曰禹湯文武然天下有上熙熙下皞皞垂裳拱手而治者則尊有日爲光月爲華遊汾河之陽而窅然喪其世者則益尊有問道廣成問治

牧童適藐姑射之山而窅然喪其我者則益尊有盡乾
坤配六子扶龍馬之秘而窅然喪其河汾與藐姑射者
則益尊夫尊何不可益之有然而惡乎益也曰有物最
尊先天地生後天地老曰道與德夫道與德虛位也何
益之有曰否光之生也影隨之光移而影亦逝光益影
乎影益光乎空谷之響百叩百應一掩口而漠不聞空
益聲乎聲益空乎夫道德者亦人之影與空也而其爲
之影與響則人所以取之之心而已矣嬰兒取餅鄙夫
取金聖人取道德取道德者取之變化日新故百二十
歲外而有堯焉堯之欽明未已也百十歲外而有舜焉
舜之兢業未已也百歲外而有禹湯文武焉禹之祇台
湯之日躋文之緝熙武之就將未已也無他堯舜禹湯
文武之取道德猶之嬰兒取餅鄙夫取金其心益精其
取益高而堯舜禹湯文武之名亦因以益尊於千古然
則道德者其卽人君之權也歟三代以下代不乏君孝
文一滿於易元而西京道德下矣光武一滿於禪梁父
而東京道德下矣太宗一滿於征伐玄宗一滿於張燈
賜脯而貞觀開元道德下矣夫四君者皆世所爲太平

美事復絕一時之君而必引而置諸堯之左舜之右禹
湯文武之中央則四君亦將却步而不前夫非四君之
尊日降以卑而四君道德日趨以下也嗟乎其亦知尊
而不知益知益而不知損之過也耶善言益者莫如易
曰見善則遷知過則改其象與損之懲忿懲慾相爲表
裏說者謂聖人示卑之不暇而何尊曰此聖人所以尊
也帝王之色損而益帝益王矣聖神之念損而益神益
聖矣夫惟聖人不見道與德而但見遷與改故聖人道
德益高而不可及噫其亦吾所謂變化日新之心也歟

雖然語有之行百里者半九十言益之難也適越者北
面而不見冥山言復之難也故與已高者語益與未高
者語復說在師曠之語晉平曰老而好學如秉燭之明
秉燭之明孰與昧行夫知明者知高乎知高者知尊乎
吾故曰人君不尊於權而尊於心

權者聖人之大用

天下未有權而不妙乎經者也聖人之經滿天下聖人
之權滿天下聖人之用亦滿天下聖人者經之主也而
實權之彷彿也故未有權而不妙乎經者也自小儒離權

言經爲缺舟爲膠柱其摩聖人如優孟之摹孫叔三年
肖之而不可一日相也則用小矣僞儒反經言權爲破
觚爲斲雕借神化之名以蓋其奸雄如盜夜半入主人
之室而據之而不知其非主人也則無用而有害矣夫
聖人于權無之而不用者也卽天下萬世於聖人之權
無之而可不用者也聖人有之而不用則小無之而不
用則大天下萬世于聖人有之而不可用則小無之而
可不用則大故以權者決溜千仞之谿累石千仞之上
非聖人不能用也而聖人以爲取水於澤取火于燧雖
欲不用而不可不用也故曰權者聖人之大用吾所謂
權而妙乎經之說也雖然聖人言之矣學而適適而立
立而權斤斤辨之如畫界然而權固可若是其用歟曰
學不權是舉一反三也聖人吝其復矣適不權是東
望不見斗杓也聖人啜其背矣立不權是正牆面也聖
人危其煩矣故三者無一而無權而特陰用于權而不
覺聖人則明之以大用于天下者也大鵬之絕雲霓背
負青天而上也蜩與鸚笑之曰惡乎用大而蜩與鸚一
日不在雲霓之下青天之內安所得槍榆枋哉聖人于

權胡以異是楊之義墨之仁子莫之中皆聖用以教世之名理也而小用之爲異端爲賊大用之爲聖人爲君爲師何也權也善言權者無如易易之乾統易之卦也而吾以爲統權之卦也飛而天見而田躍而淵潛而勿用天下之變盡矣而聖人有憂之系之曰惕曰亢夫自古聖人有不飛不見不躍亦不潛者乎自古聖人有有亢而無惕者乎卽天下之人有不知亢之窮而惕之無窮者乎然則聖人之用固不離乎人也而特人不能用于聖人故以神明不測歸之而權卒爲聖人之大用也

嘗觀諸開天之聖人矣當狃獠之世結繩耳茹其毛飲其血衣其皮耳浸假而庖犧氏開以一畫則幾鑿浸假而伊耆氏開以耒耜以日中則幾械浸假而軒轅氏開以上衣下裳上棟下宇則幾靡然至于今無敢易也聖人之權而天下萬世之經也猶未也堯舜以訟獄謳歌之共主忽焉棄其子繼其賢殄唐虞之世而不自謂不慈湯武以夏殷之康侯不思維屏維翰而南巢牧野偃然行之而不自謂不忠孔子以尼山布衣之筆舌取二百四十年之君臣而袞之而鉞之而不自謂不虔然至

於今以爲堯舜不讓洪荒未平也湯武不起桀紂亦未
得長無事也無孔子天地且長夜也是聖人之權而天
下萬世之經也猶未也堯舜之命官咨岳觀象授時古
有之歟湯之禱桑林聘莘野武之訪洪範受丹書古有
之歟孔子之章甫於宋縫掖于魯轍環于風塵絃歌于
杏壇洙泗古有之歟而至于今不勒諸政府則垂諸師
說罔敢置一喙也是聖人之權而天下萬世之經也猶
未也西漢之勢而權之無虞戚也東漢之勢而權之無
虞黨也唐宋之勢而權之無虞鎮與夷也惟一二任議
家固守其格套而不變而且明示人以利器如有干將
莫耶而執之無柄則不能傷物反爲物傷至于今設身
咨嗟恨不起聖人以救其敗是天下萬世而無聖人之
權不成天下萬世之經也故聖人于權無之而不用天
下萬世于聖人之權無之而可不用所以爲聖人之大
用也非獨聖人也天地亦然夫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
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隴蜀有名
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沙漠之地天地之錯綜以均
其有無也權也且統綽而或豢以懷安聖賢而或薦以

拂亂中主而或奉以清燕誼主而或示以殷憂天地之顛倒其機以鍊人也權也而識者謂不如是則天地不靈是天地之權皆天地之經而皆聖人之經天下萬世之經也人用于天聖人用天于是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而總之合其權權之爲用大矣哉抑易又言之員神而方智智之用動也而方之神之用靜也而員之經權之際微乎微乎吾謂非誠不能制權非明不能相權非正不能御權非斷不能行權而非神也不能兼運四者以爲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之權則于

權終未敢輕言也請申之曰權者聖人之大用神者聖人之大體

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

道統惡乎一一於是非是非之統惡乎一一於道而道與是非之統惡乎一一于心何言乎道統之一于是非也曰天下明道以言晦道亦以言言者道之大利大害也爲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譬暗室而一炬焉瞭如矣故曰道之統一于是非何言乎是非之統一于道也曰合道則是離道則非道者是非之鏡也譬適莽蒼者東西

易形望斗柄焉瞭如矣故曰是非之統一于道何言乎道與是非之統一于心也曰道虛位也微幾也道所主而樹異者奴之道所奴而樹異者主之如隙中觀闢莫適爲衡反聞諸空空洞洞之心而譬之堂上人辨堂下人又瞭如矣故曰道與是非之統一于心噫此非吾之言程氏之言也心通乎道然后能辨是非請申之天天下有不辨而可爲是非者哉是之判于非也晝之有夜陰之有陽中國之有夷狄也辨而不辨而天地之位易矣是之疑于非也光霽之晝與雲霧之晝大明之陽與

燭火之陽冠履森嚴之中國與首尾衡決之中國也不辨而以爲辨而天地之位亂矣故天下不可一日無者是非也不可一日有者不辨之是非也雖然是非亦何難辨之有道不變是非亦不變而天辨之人淆之先聖先賢辨之后之人淆之愚夫婦辨之聰明才智之人淆之何也曰其所辨者權也意也名也辨于權以袞鉞通之然而赤芾可辱鼎鑊可榮則誰與辨之辨于意以愛憎通之然而鮑魚可馨芝蘭可臭則誰與辨之辨於名以毀譽通之然而匡章可游於陵可斥月且可翻陽秋

可廢則誰與辨之曰有無權之權無意之意無名之名曰道心通乎道而后能先爲是非如鏡之明以辨形有餘也心通乎道而后能不先爲是非如谷之虛以辨聲有餘也于是則有辨玄黃於駿逸辨循繩守墨之容於解衣盤礴之致而人之是非通于天矣于是則有辨僭位於正位辨小宗於大宗辨螟蛉之系于云仍之系而后人之是非通乎先聖先賢矣于是則有辨私評于公評辨橫議于輿議辨且晝喙喙爭鳴之見于清夜不言同然之見而聰明才智人之是非通于愚

夫婦矣人曰是非之辨無所不通如此而不知其是非通乎心心通乎道也堯舜登十六族除四凶堯舜曰當天下萬世亦曰當孔子誅亂賊貶桓文而仁窮餓之夷齊賢陋巷之顏回孔子曰當天下萬世亦曰當無他會心與道之通以會天下萬世之通也非道則立是非愈晦是非而生議論者一議論矣非道則調是非愈亂是非而救議論者又一議論矣非道則去是非愈滋是非而息議論者又一議論矣夫道不立是非不調是非不去是非而能辨是非何術也心通焉故也三代以下是

非數變一變而是非于漢天人三策與曲學之公孫並
用其究爲劇秦美新又爲誅三君錮逐俊及顧厨諸賢
而是非迄東西漢終以不辨載變而是非于唐原性原
道諸書無能奪柏梁西崑之好其究爲此輩清流盡投
濁流而是非迄三唐終以不辨三變而是非於宋關洛
諸賢垂星辰而揭日月不能撲金陵妖彗之一芒其究
爲錮元晦竄元定徙六君子而是非迄南北宋終以不
辨故三代之治天下以是非而三代之下亂天下以是
非豈是非能亂天下哉心學不明而無提衡道術者爲
之堂上人以辨堂下人曲直故能亂天下也吾故曰道
之統一於是非是非之統一于道而道與是非之統一
于心無他一之于通也雖然通何容易道通乎心者寂
而通之心也天也心通乎道者復而通之心也天人參
焉者也徇權則道隔徇意則道隔 徇名則道隔一心而
隔者三夫又何以通之曰莫如無心無心莫如養心養
心者養其本來有是無非之體也則吾又爲之說曰爲
堂上之心通乎道而后能辨是非爲室中之心辨是非
而后能通乎道

君人者如天運于上

人君居天之位爲天之子子代天之工則不可不法天之爲夫天于天下漠然無所爲者也而萬物之繫命于天者不訴而無寃不謁而各得其欲如置樽中衢而惟所酌之天于天下又似無所不爲何也夫有所運之也爲之者可見運之者不可見一二日而萬幾爲之者也口不煩言手不煩麾執玄德于心而化馳若神運之者也戶樞不運而朽流水不運而敗天不運而積積也者廢之漸也必一一而爲之者又積之漸也故曰天道運

而無所積則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則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則海內服合帝道與聖道而協諸天道焉之謂人君范華陽氏嘗論之曰君人者如天運于上而爲之申其說曰君司要不可不逸臣職詳不可不勞然則有法天之君子所其無逸者非乎且夫乾統天之卦也體仁以長人嘉會以合禮利物以和義貞固以幹事行此四德者而後爲乾君子孜孜焉如不足也若夫坤則承天時行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而已而必曰君主逸臣主勞令尊九五者優游襲垂衣之跡以擬于清虛

碧落之體此不必然之論也曰非也君也者勞于運而
逸于爲蓋無所不勞而逸用之故逸而有功也今夫君
于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無所不總如
天于陰陽寒暑之無所不包也暍之而日散之而風動
之而雷潤之而雨止之而艮說之而兌有一不至惟天
之過產之而春長之而夏摯之而秋藏之而冬有一不
應曰惟天之過而天無有也天能運六子故不與六子
爭能而六子各薦其能天能運四時故不與四時爭序
而四時各式其序使天必一一爲之而爲所及者運爲

所不及者不運將山澤不通氣雷雨不相薄而水火相
射矣將四時一極脩一極無而流金之下無凝寒裂膚
之餘無負湯矣詩云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言日猶不當
以月自處而况天之以日月自處也故不明于天之運
者不可與言爲天不可與言爲君何也懼其積而至于
廢也皇帝王以來不一君矣有君焉東至開梧南撫多
顛西服壽靡北懷儋耳而亦或視不逮惟嚮之外聽不
徹十里之墟慮不周三畝之宮無他運之者殊也運日
者不以日聖王所以貴目不見之功運耳者不以耳聖

王所以貴耳不聞之功運心知者不以心知聖王所以
貴心知不至之功所謂目不可見耳不可聞心知不可
至者何也天也天之去地九萬里遙矣而其于地如車
與蓋之相倚也誰爲之運也天左旋而日月星辰俱右
轉背矣而其于日月星辰如編珠連貝之相貫也誰爲
之運也且自七十二候累之至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
一元邈矣而元如其會會如其運運如其世世如其一
晝夜也又誰爲之運也易之系天曰健詩之咏天曰不
已謂天專主逸而予陰陽寒暑以勞者非也陰陽寒暑
之勞皆天之勞而天總之以有成所謂勞于運而逸于
爲者也故天之象聖王以器驗之天之度聖王以筭窮
之而天之運聖王以其君人者究之朝與公卿祖識地
德日中考政宣序民事夕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而運
于上者如是彈五弦誦南風騰肴不收于前鐘鼓不解
于御而運于上者如是一曰若何及二曜之所燭一曰
若何服四荒之表一曰若何治青北九陽竒惟之所際
而運于上者如是一身不出合宮而聽盡一足不下衢
室而問盡一語不越總章而訪盡而運于上者如是何

也剛柔吉凶消息旺衰之故窮而變變而通通而久無非聖人方寸之矩之所運而機之顯若晦其無與焉者也堯舜之被四表訖四海也所用二十二人也此二十二人者堯舜嘗以其心一夕再撫函蓋而知函蓋所藉以造命無如此二十二人且若同此二十二人者偕作偕息于明堂天府之間而舉其材品以詳騰之以一人精神兢兢業業而運之天下又以天下精神師師濟濟而運之一人此天運于上之說也今且令堯爲馭舜爲左禹爲右然入山不能不問牧童入澤不能不問漁師

矣也堯舜之用二十二人亦猶入山問牧入澤問漁之智而千古尊之曰如神非神于無所不爲而神于無所爲也凡英主所恃獨明爲利器獨斷爲營壘者至堯舜而見其一無足恃此憂勤儆戒之深而堯舜之神也故曰爲之者可見運之者不可見也六子變化著乎萬物然必曰帝于是乎出于于是乎齊于是乎見于是乎說于是乎勞于是乎成六子之位不敢不虛以奉諸天也何也天運之也四時各自爲帝而必曰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四時之位不敢不虛以奉諸天

也何也天運之也故臣有翼曰予欲左右臣有爲曰予欲宣力臣有明曰予欲觀臣有聽曰予欲聞臣卽退處于四肢而其位仍不敢不虛以奉諸君也何也君運之也萬斛之舟運于盈尋之橈三十六幅之車運于盈尺之軸天下之勞無不運之自君而君更見逸焉所謂勞于運而逸于爲者也記曰著不靜者天著不動者地夫勞之不必動而逸之不必靜也亦各言其運也故惟所其無逸之君子然後知君不可不逸此天之所以爲運天之所以爲健爲不已也雖然謙之彖不云乎天道下濟而光明有運之上者以空文法議論之卑瑣而一天下之志卽有濟之下者以攬策力智能之紛錯而盡天下之心濟正以成其運也不然士鬱而憤國鬱而沴天下搖搖焉望九關而疑其不可叩而天之不運亦甚矣雖有要惡得而執諸

汲黯社稷臣

社稷臣之難言也不於任社稷之日其性有貞焉者也吾綜其說始於記之少儀而雜見於晏子之對景公詳於莫敖子華之對楚威晏子之言曰社稷之臣能立社

稷辨上下使得其理制百官使得其宜爲辭令可分布於四方是社稷臣之餘也非其正也記之言曰爲人臣下者頌而無譎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是社稷臣之用也非其體也莫敖之言曰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是社稷臣之一體也非其本也善言社稷臣者無如易易屯之經綸明夷之用晦蹇之有功皆社稷安危之會而概之曰貞雖處極變不失其正所爲社稷臣也吾以爲嚴助之論汲黯近之其言曰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不能奪此卽易所謂貞也夫貞也者正也真也黯數質責公孫弘張湯等於上前謂弘阿人主取容而湯專深文巧詆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其論之正侃侃著金石乃黯所最切齒於弘等在懷詐挾智而其援爲漢武膏肓之症盡於內多慾而外施仁義一語何也黯之真不能須臾容漢君臣之僞而斷斷焉爲引

繩而批根也故黷者正與真合以成其貞焉者也而吾言之曰正曰真帝言之曰慙助言之亦曰任職居官無以逾人嗟乎社稷臣難知哉難言哉夫黷當爲謁者值東越相攻奉詔往視不至而返曰越俗固然無足辱天子之使時帝新卽位耳而後之開邊瀆武已了然隔垣之見而欲攻之於湊理是社稷臣之審微也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黷還報以爲不足憂而特於河南貧人水旱急不避矯制之罪假便宜持節發粟以賑之豈惟爲災黎請命蓋饑寒盜賊之因黷所彌縫多矣是社稷臣

之達權也黷先後兩守劇郡擇丞史責大指不出閭閻而東海治淮陽民方盜鑄錢黷至一如治東海法不刑一人不壞一鑪而淮陽政清其意大抵以不自用而用人爲主是社稷臣之識體也故謂黷慙不解事與任職居官無以逾人者未知黷之深者也嘗論黷天性近宋司馬文正而微遜其學力黷官禁闈用脩絮直諫拾遺補過爲事文正在熙寧中自爭新法外亦無他建明然淮南誅逆珣丞相如發蒙振落而獨心憚黷謂守節死義難惑以非文正起廢籍相中朝遼人至爲戒其下無

生事開邊釁兩君子一身屹然雄於數百萬甲兵也無他其正氣之足以媚伏人者真而已矣史稱黯性倨少禮士多不附方其爲九卿久心不能無少望積薪之嘆帝至以無學少之夫是何足病黯令黯折節養交脩公卿間聲或欵曲自媚佯飾爲寵辱不驚之態亦何益短長之數者黯之率直少支瑜與疵皆可一見而得黯所以爲真也韓魏公言成大事在膽生平未嘗以膽許人吾觀黯不愛其身犯主顏色幾中危法者屢矣卽匈奴渾邪來降所爭長安令馬不具與長安賈人私市買兩

事豈噤噤守繩墨者所敢吐一語哉然則黯非惟識勝而胆亦勝所謂正足以持之真足以赴之而合以成其貞焉者也故使黯乘權藉勢卽不幸經綸險阻而爲屯爲蹇爲明夷則如記所言者黯守城深堅中事也如晏子所言者亦猶黯治兩郡任人責大指而辨之有餘者也如莫敖所言者黯審擇而處之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者也何也社稷臣之本植而社稷臣之事無不可兼而舉也夫黯以後難言之矣自張禹孔光用而人慕媿阿不復知社稷臣之正至陳蕃竇武貴而人尊矯激不復

知社稷臣之真甚有反覆如唐蕭瑀者流亦得借人主疾風勁草之目以踵長孺之後塵噫又何異引里婦里毋而坐之乎王之子衛侯之妻之列乎哉吾故論社稷臣而終辨之以真且合君臣以申之曰臣與其爲瑀之褊毋寧爲黷之慙知臣者與其爲板蕩識忠之唐文毋寧爲不冠不見之漢武

太祖留意賞罰

語曰龍不離淵虎不離山主不離柄賞罰也者亦主之淵與山也雖然有萬世之賞罰有一代之賞罰有一日

之賞罰萬世之賞罰誅四凶舉十六族如龍之雲有餘澤焉如帟之風有餘嚮焉得賞罰之奇亦得賞罰之大一代之賞罰尊申屠嘉而絀鄧通止輦受賈山而賜劔誅薄昭如龍之吟尺鯢驚焉如虎之嘯猛獸恐焉得賞罰之貞亦得賞罰之利一時之賞罰賞曹彬罰全斌賞義倫罰仁瞻如龍之睡而覺焉如虎之卧而怒焉得賞罰之復然幾於悔且吝矣嗟乎太祖開國有道之君也彼直留意賞罰啻同光帝爲兒戲而欲以一劔奠社稷于太山而上不得彷彿重華之逸軌下不得踵孝文之後

塵亦有說乎曰有主有淵又有淵之淵主有山又有山之山無他賞與罰之心也賞與罰之心上告諸天下告諸人前告諸九廟而後告諸千百禩故賞不袞而華罰不斧而懼夫親北面稱人臣子偃然反戈內向陵其孤寡而奪之令世宗之霧在天姑無深文而平讞焉太祖在所賞乎在所罰乎如筠如重進非周懿親則周元勲當改玉改步之餘不吝九死以謝故主卽不塗裂土然有殷頑民例在也而生膏斧鑕死爲若放可以爲罰歟王博范質之流濫竽台座辱身販國石守信輩鷄鳴狗盜之雄乘時倉卒以邀富貴所謂奸人之尤有王者起必引飛廉惡來之律者也而紆青拖紫穢汗新朝可以爲賞歟且如彬如義倫誰非委贄周庭者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而改顏事宋受命臨戎沾沾取圖書數卷囊篋蕭然之節以拜司勲之殊賞將無令田橫之客咲人也故太祖留意賞罰以定平蜀一時之功罪則可以定帝王一代之律令則不可則又有解之者曰賞不疑功罰不疑罪易訊耳至賞疑罪罰疑功鮮不上下其手者夫全斌元戎啟行手取蜀門劔閣千里方面之

勝而藉之職方勲不爲不崇矣仁贍歷發諸將之貪橫而百口譽彬爲一時分淄澠而辨薰蕕卽與以自解免然誼不爲不壯矣而太祚斷斷無少借卓哉以愛民之思行馭將之權惡乎不可爲一代律令也曰固也大器先自治而後治人明主之賞罰亦如之夫周世半壁之金甌可取而責人於圖書衣笥之外不染一指乎譬諸垂涎千乘之鼎而語人爲織屨辟纊之行其誰信焉故漢之賞罰以用而強宋之賞罰以用而弱一變而賞罰于熙寧而君子去官爵如屣再變而賞罰于元豐而君子甘炎瘴如飴三變而賞罰于建中靖國而長安石工且反唇而議其後矣是豈太祖貽謀之不善或亦賞罰之原未端而不覺釀成一代之陰氣歟吾故曰得其復而不免于悔且吝也雖然太祖英主有爲之孽者曰趙普彼開寶之季尚誤其罰于雷德驤而况其他乎故龍有淵狐亦有城帀有山鼠亦有社留意賞罰者龍而淵之母狐而城之帀而山之母鼠而社之

一榜盡賜及第

吾讀宋史至太宗之竒眷張齊賢也爲賜一榜及第未

嘗不嘆其破格而終惋其拘于格也夫藝祖幸西都而得齊賢不曰可及第也曰可作相耳鰥可相屠可相釣可相甚者胥靡可相罪人之子可相相寧必及第也人重及第及第何能重人必及第而相將不及第而不相乎且一榜而及第將一榜而盡相乎吾有難于此王維以鬱輪袍第矣張奭以曳白第矣必及第而相是無相也吾又有難于此天下之爲齊賢者幾何矣天下之爲齊賢者不聞于藝祖而聞於太宗又幾何矣必及第而後重齊賢是無榜不及第也凡此皆太宗所不能解也

三代取士法莫備於成周中林兔苴人人干城腹心未聞有及第科也臯夔稷契無書可讀而况于及第及第始于隋煬彼所爲追琢風雲流連月露直玉樹後庭之續耳獨不曰春華何益殿最哉嗟乎欲以齊賢重及第而及第適以輕太宗於及第褻矣魯穆之謀相公儀子也而屬之子思子思曰使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耳不然臣不能爲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然則太宗之待齊賢魚鳥也一榜及第其操竿下釣以蕩之者也嗟乎欲以及第重齊賢而齊賢適以輕太宗於齊賢又褻

矣昔秦坑詩書漢高易以馬上大風猛士豪傑氣短天
人三萊以後賢良而門第門第而詩賦舉天下龍驤虎
變之才耗之于垂臂鼠肝之內識者扼腕訾之唐人詩
云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踈諷之三復流涕
而惜乎太宗終不能破也破之何如曰齊賢之賢太宗
固一稔之于藝祖矣朝而嗣位夕而虛百揆之座而待
焉不必以級也不然以布衣備顧問有見焉而升之相
不必令試進士科也卽試進士科矣卽落落後勁矣拔
之散列超之上僚不必濫及于一榜之及第也而賞花
賦詩之主方且咨嗟于翰林之清晏學士之貴重恨不
得一登其座然則太宗猶未離乎文士也而何足以得
才士雖然太宗英主也以齊賢爲泰茅而以一榜爲連
茹吾猶謂愈於嘆積薪者一第而曾再第而琦如庠如
京若纍纍焉卽式微之季而猶有天祥文龍輩疆項與
天爭宋鼎也及第得人于是爲盛嗟乎此亦天之所以
報太宗也

表

擬 上率 皇太子及 皇孫恭詣 慈寧宮遂

御門左 召輔臣并部府大小九卿堂上官并科

道官諭以保愛 皇太子至意 廷臣謝表 萬曆四十

三年

伏以

大顏日繞百年增子道父道之光 慈殿春溫片語疏

宮中府中之瓜遡 璇源而潤海近 瑤嶺以呼嵩

國本長安人情胥忭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

惟虞廷大孝固本尊親夏王盛德尤歸傳子詩歌思媚

已發祥于渭水之將書紀丕承實式廓乎豐芑之祚風

殊後代誼薄古初植五嫡子於齊伯圖中絕借四老人

於漢炎鼎幾搖堪啜博望之華崇臺思子浪語瀛洲之

選同室推戈岱嶽章符應歸東序吳宮更樹色冷西池

是皆君臣之義疎漸致父子之恩薄咲應劉之何補空

開燃豆之疑幸鄴侯之有功獨下摘瓜之淚 聖爲倫

至 天亦言傳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運撫日中

統傳乾一 神阿手攬瑤圖鞏萬曆之長 帝範躬親

金鑑式千秋之永而 皇太子殿下龍種五采鳳毛九

苞當明兩繼體之年正涵三御符之日但以豐亨運久

惇大裕成聿追 孝廟之寬仁稍倣 肅皇之恭默
玉階仗冷徒瞻劍佩之迎花 金闕鍾寒空想旌旗之
拂柳雖聞聲稱 聖龍柄豈離于在淵顧蓄膽窺天鼠
謀遂生於憑社百神作護 九廟有靈幸碧石增巖仍
依閭闔之固非青鏤多福幾虧 宮殿之尊恐驚 慈
聖於在天恍措 膚躬於無地式展栝棬之慕彌深堂
構之思道路風聞竊鉄之猜輒施于 君父 禁廷日
近在桑之誼遍諭於羣工載復泰交肇申 渙號謂大
僚固希恩於待鵠而小臣亦充牘於汗牛市廛無端杯

蛇何影臣作股肱耳目豈同忖度於他人 予敷心腹
腎腸敢惜保持於 吾子舉頭 睟穆引瞻天上之仙
握手叮嚀取譬人間之父豈惟復以不遠兼亦孚之自
中 如綽真綽如綸真綸階下通九闈之隔 重暉又
暉重潤又潤 宮中聚三代之春此皆 聖母坤德之
無疆具見 皇上乾綱之獨斷臣等幸遇 堯年欣逢
舜日 禮渥家人之晉接先承下濟之明識迷大有之
豫防深愧上行之益 面對而一等莫展退食而千慮
滋殷筵寂 虎闈璇海之澄清安在苔橫 鷄戟銅扉

之宿仗胡存在 聖明禮義不愆固人言之何恤而中外覩聞未定覺 睿筭之難窺念切杞憂或冀伏蒲之可諒情深緯恤庶知折檻之爲忠伏願 保以兼師愛而能教於 聖母則妥其靈而因妥其志于羣臣則諭以實而母諭以言將 豐水之聲再傳彌振而蒙泉之派百禩逾清仰酬裕後於 聖祖 聖宗俯作恭先於 文孫 文子

擬宣鎮軍餉告缺

上從戶部請慨發

聖母宮

餘積銀三十萬兩又

允借別項銀八十萬兩分

濟各邊仍

勅會議財用經久之計以

聞部臣

謝表

伏以

熙朝注意籌邊渙居甦地曹之困 明主留心計國巽申披 天語之溫惟孝子能爲仁人乃先事不忘後備氣添投距喜溢呼嵩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國事在戎軍需係食故師臣卜曆寓農制善於周官家令陳書貴粟論傳於漢冊金刀鼎奠轉漕推萬世之功木馬名高運米奏三分之績自中外之情濶而君民之足

分呼癸呼庚吏舌敝而主不恤轉溝轉壑士命盡而上
不知庭撤幕南忍聽孔桑之心計倉開洛口徒資翟李
之盜糧烏面鵠形半是無定河邊之骨糲羹菜餒妄窺
人盈庫上之標貯封椿以備兵荒僅聞宋祖索軍錢以
酬歌舞堪哂唐宗卽或剗肉以醫瘡彌覺捉衿而露肘
自非說道疇念勞人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至孝格天
好生協帝總梯航而集玉帛南達舜梧北平堯柳皆獻
琛納貢之鄉凜鉄鉞而肅疆場東漸玄菟西踰白狼悉
干城腹心之士豈惟人效其順抑亦天不能災何意早
蝗之荐饑遽爾祝鳩之袖手民旣懸室中之磬士將脫
道上之巾四顧諸邊適先宣鎮維 文皇帝六飛頻駐
宛留赫濯於金湯矧常開平三箭猶存如挹赳桓於鎖
鑰繫畿甸咽喉之地兼山陵腹背之區慨天地人之全
乖恐戰守和之失策用是計曹借箸仰效日中之圖豈
期 天聽轉圜俯垂益下之慮謀始庸諸 廷案善實
擴自 宸衷特推錫類之恩遍作敵王之愾頒私帑爲
公帑陋彼移粟河內移民河東散小儲成大儲自我善
繼人志善述人事馳裊蹄於四塞疑承天雨之珠飛

鳳詔於九霄恍下年豐之玉猶以地形繡錯九邊無異
於一邊而國勢絲連分濟正成其合濟城非青海同悲
秋月之空懸磧是黃沙誰見春光之偏度傷雖居於爾
體痛實在於 朕躬既展前籌載申後 命倘費有俾
於軍國卽那移別項不妨典衣典冠之司如策可著於
經常縱區處多端益徵同室同舟之誼莫恃火薪之未
燃務俾泉府之長流有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
之征仍須用其一而緩其二爲一時之計爲百年之計
爲萬世之計毋徒攝以東而尤以西彼秦國投醪僅出

一簞之惠乃蜀江賜帽虛傳千里之恩未有 睿筭遠
推撫柝月屯雲于掌上 德施宏沛呼異風解雨於目
前如今日者也臣等識謝智囊才疎武庫有懷肉食妄
思聚米以論兵無力蚤趨深愧散金以酬士仰屋而歎
鮮爲巧婦之炊築舍而謀多畫嬰兒之餅第虞掛一而
漏十或合慮衆以爲千伏願智用民之中德法天之
大止戈爲武遙看日月之光聚人曰財永息金銀之氣垂
周裳而治合華夏蠻貊率俾彈虞絃而歌自南北東西
思服

擬陝西撫臣奏蘭州界黃河清廷臣賀表

泰昌元年

伏以

乾德玄通靈府報太平之盛 坤元協應神丘占 至
聖之興瑞可軼於龜識祥適當乎鶉首喜騰西甸頌溢
中區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河來天上流
出地中秘一闡夫羲圖蹟載徵于夏鼎赤文啓帝聯飛
五老之星丹書奉王偕踐四神之雪榮光旣渺休氣罕
通商徙五邦僅衍本支於玄鳥秦傳二世曾推德水於
黑龍候漢日而再中莫救金堤之潰行周駿以萬里徒

誇寶器之陳竹楨下淇園痛勞人於長茭美玉柳絲垂
板渚悵勝事於錦纜牙樯方未能捧玉以填河况復可
借膠以止濁變五色於三日人誠鮮遘其竒俟一清於
千年天亦重惜其瑞有如 昭代疊薦嘉徵首啟 高
皇受命之符申示 世廟發祥之兆跡已絕隆于古事
更踵美於今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睿毓天根靈通性
海心法百川之下謀卿謀士而謀庶人望尊四瀆之宗
作君作師以作父母傳箕箒於 先帝如探源星宿之
墟集琬琰於百王似造極崑崙之嶺方無遠而不屆乃

有開而必先順叶靈川時逢佳節按紫雲之嫋嫋當銀
橋三五之辰濺白石之粼粼在金城百二之界珠宮細
浪宛披芝函玉檢之圖貝闕晴瀾恍辨蘭采朱文之籙
甫爛湘紋之五采復澄江練之十尋引滿月以同輝疑
挹夜光之粲共長天而一色非關秋氣之清徹似鏡懸
可數水中之藻荇皎同犀照俄驚潭底之魚龍歡呼近
億萬人響接於松舟桂檝彌望亘百十里波恬於竹箭
桃花用之薦馨可資玄酒紀以昭瑞無遜甘泉是福瓊
將興河伯獻奉三之象而政當更始陽侯欣得一之寧

雖錫景貺於 泰昌已肇休光於 天啟臣等情均向
若誼切朝宗幸際清時遂范滂登車之志喜承嘉應謝
鮑昭作頌之才治象率土一新快比神魚之舞渚 恩
光自天三錫慚同偃鼠之飲流徒端居而耻 聖明豈
欲濟而無舟楫伏願 習德於坎 養聖以蒙 道岸
先登清虛來而渣滓去 仁波徧樹陰陽和而風雨時
則 紫極可固於金甌而黃河永奠於衣帶矣

擬 上覽文書奏遼河西情隨 勅吏部都察院
諭大小臣工各殫力協心輸忠盡職羣臣 謝表

天啟元年
元年

伏以

天垂赫濯離明徹大有之光
聖啟殷憂巽命通中孚
之志 王一怒以爲安書十行而成扎 天步佇看於
再造臣共已瀝於同心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內
治外嚴功關宵旰主憂臣辱義激寅恭故平勃歡而名
重安劉廉藺交而功高存趙霍嫫姚紀幕南之績矢憂
虜以忘家裴晉國勒淮右之勲誓滅賊而歸闕惟四士
可照千里卽一臣已足長城茲世叨豢養之恩祇奉楛

矢之貢突興螳臂肆起狼心漁陽鞞鼓連天輒敢陷我
城摧我堡上谷烽烟接地爭欲食其肉寢其皮 神廟
四紀鴻功負恨於金甌之有缺 貞皇三旬遠畧縈思
於玉燭之未調當 黼辰之初臨正干羽之載舞而陽
和方布鷹眼尚存中林可懷鷄音莫集不思束身司敗
儼爾稽命中樞彼肆其天驕目慘衣冠之塗炭我失其
地險心驚婦子之流離河東已委犬羊河西亦孤唇齒
垂涎山海將欲投符氏之鞭眈視神京豈止負曩霄之
志是匪輸攻多智能成破竹之奇祇因墨守乖方坐取

觸藩之困築舍旣忘乎曲突枕戈可憚于卧薪雖癰疥
之疴無煩洗胃然卧榻之睡恐反噬臍遏亂略而在人
式 王言以作則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靈通性海睿
毓天根有道聖人爲堯爲舜不忝 先皇之弓冶少年
天子乃武乃文先鞏萬里之金湯而重軫危疆聿求全
策念虜氛之正熾方聽輦而思將帥之功慮國是之未
明更借箸而問廟堂之勝雖風雲韜略側席于塞外之
范韓雖日月絲綸拊髀於禁中之頗牧猶以臣作股肱
耳目無大無小以從公予敷心腹腎腸勿二勿三以悉
命而銓衡萬品柄歸玉尺之司表紀千官權屬鐵冠之
長杼音螭陛傳諭鷓班闢羣策羣力之門矢一德一心
之鑑謂羽馳赤白僉驚寇在門庭豈血戰玄黃忍令闔
輿同室大僚避嫌却掃林泉之卧何安小臣伐鼓樹旗
宮府之嚴安在况 兩朝綸綍且輝宗祖以裕子孫而
一日膏肓致爲門戶以忘 君父文臣不愛錢武臣不
惜死冀勿專美於前人去河北賊易去朝中黨難恍似
借規於異代誤毋再誤庶幾此一時彼一時 君總吾
君誰曰東人子西人子倘乎堪盈缶便擬橫行匈奴之

中果忱可補天遂須痛飲黃龍之府豈倖神功於風鶴
但砥泰運於雲龍在此首數值將亡固無戰守和之三
策惟舉朝力期攸濟寧特戶兵工之一心功惟志業惟
勤不惜俯提其耳賢則推能則讓直俾永勒於胸臣等
才謝請纓願深掃穴讀聖賢書以事主敢云有德之二
三學孫吳策以匡時自揣無兵之數萬覩至尊之憂
社稷片魂頻統於三韓從小醜以玩朝廷尺書遠漸
于十部聞言踏地當共捐水火之形拜命矢天或稍贊
雲雷之治伏願武以神武威尚德威申命用休消心警

而後消邊警丕基克弼振皇靈而先振神靈則無敵
惟仁翹首遼西之露布而有王雖小傾耳海表之風
聲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性謹奉

擬上諭內閣責成史臣纂修皇祖實錄俱令
在館供事刻期告竣謹將先完書帙恭呈御覽

進表

天啟五年

伏以

天語有嚴借左史右史以寄羨墻之慕宸衷不匱綜分
陰寸陰以程翰墨之勲孫繩祖而得師情生文而示志

愧蚤山之歛仆捧帙魂馳慚蠡海之方遙聆音心切臣
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一聖之興皆有萬年之載
勲華受祉典謨垂渾噩之編毫鎬膺卣盤誥撮質文之
要或義陳隻字寶便擬于天球或致悉累言珍更浮于
岳貢慨自君失其職以至史溺其官大風雖軼乎紫庭
新語何關乎青簡西京非無紀載竟爲腐遷之謗書東
都亦有編摩僅屬孟堅之私乘錄脩晉代猶資崔氏春
秋訛訂宋朝特取范家朱墨仰惟昭代世有鴻摹潤以
青鏤勿替栝棖之澤尊以金匱聿當弓劍之遺而如神

宗顯皇帝者服有歷年近邁有明之列聖福以多壽遠
兼無逸之三宗軋健行天赫濯式靈於初馭坤厚載物
含弘彌盛於季年綜其大則平播平夏而平倭東西朔
南欣欣思服括其全且爲君爲父而爲祖聖神文武蕩
蕩難名雖有筆如椽豈能繪天高而摹地厚乃稽今爲
鑑尚期緣祖德以溯宗功道已嗣于箕裘蹟更光於琬
琰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心無畔援學有緝熙祇德而
六服承握鏡之風逾遠作善而百祥降垂裳之日方深
遐澤覃津恍繞四瀛于舜抱窮簷荷燭儼棲十景于堯

襟志銳晷新維今日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念懲小愆
前代流連荒亡爲諸侯憂旣凝神于萬幾復瑩精於六
藝作不自聖述以稱明謂貞皇遠略三旬固已勒千秋
之鏡而神廟芳摹四紀亟須澄乙夜之觀鳳閣弘開豈
止給尚方之玉管龍顏頻霽幾思撤御座之金蓮葢夙
興夜寐以無忝所生爭窺聖主紹庭之切惟朝研夕摩
以靖共乃位益督儒臣居肆之勤望溢瓊瑤情方饑渴
猶謂屬詞比事雖繙東壁之書挈領提綱實係中台
之職掌特洒披雲之藻爰昭刻日之嚴臣等書未窮于

五丁識有慙于二酉豈能字生珠玉一空故紙之陳言
妄意行吐風雲盡揭先朝之生面且展翰而情疑咽或
攀髯而涕欲零况九道之成化滋濃兼晚歲之留中不
少倘貴聞而賤見恐筆花半涉于杯弓非合野以徵朝
將諫草終湮于芸蠹纂修不易哀輯爲艱集千狐之腋
以成裘尚費經年之機杼鎔五方之金而在冶匪由一
匠之鑪錘是用祇惕孝思仰希寬政先借顯皇之朝氣
以供文子之宵衣式如玉式如金豈敢挂一而漏萬奉
之師奉之保惟期得意以忘筌伏願率祖承軋奉先接

下念始終典于學日有就月有將明禮義達諸人志善
繼事善述嗣徽者如燈取影更絃者擬石補天而且繇
兩朝以及累朝盡洗祖號元年之誤因一祖以符列祖
旁收鴻猷大政之篇則史可無忝於經而守亦兼能爲
創矣

擬 上御文華殿講讀畢召見部院諸臣諮詢時
政俾各條陳職掌隨出御札申誠大小臣工務修

實事共佐平康羣臣謝表

崇禎元年

伏以

晉明出地日新懋典學之功巽命行天風動廣集思之
益羨墻于祖功宗德肇隆面對之規模範于大法小廉
儼賜耳提之鐸三省而玄黃已化十行與丹綠偕垂臣
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得師者王義先稽古好問
則裕誼重徵今故衢室弘諮彌著堯文之煥總章下訪
益呈舜哲之華一哉心大哉言乃咸有德學于訓監于
憲其永無愆音徽漸稀典刑如在延英談理無妨屏上
之皇墳崇政說書仍給閣前之賜札雖無關乎曠舉亦
粗致于小康於鑠熙朝代傳勝蹟延解黃于左室文皇

之問切宵晨接劉李于平臺孝廟之歡同魚藻液池侍
讌君臣歌相說之詩暖閣籌邊安攘勒並行之計明已
懸之日月事猶韻于宮商然多逮綸扉視草之班亦或
出楓陛歷年之永未有德元筮御講幄方臨一新列代
之儀遍及九卿之署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
下瑞叶龍裔祥開鳳邸聖神文武自唐承木德之傳恭
儉寬仁起代纂炎靈之祚禮樂征伐自出聰明睿智有
臨寶鼎窮奸洒狂塵以肅地金甌命相呼時雨以成霖
覽徹宵分英照麗再中之日箴題座右清心印常止之

波群龍御而軫念忠魂華發指邪之莢振鷺盈而睠懷
廢籍香披紉佩之蘭盱食思災如貺玉禾之萬種宵衣
停織恍傳銀漢之七襄物變謳謠風移笙管在工僚祇
順于外惟恨咏短而思長乃聖明允執其中更覺天高
而聽下銅龍講誦正乘初日之陽金鳳馳宣載錫康侯
之畫訓詁破書生之氣經綸尊王者之師丹字聯翮甫
縱觀于大酉一小酉一紫泥璀璨忽留神于先甲三後
甲三謂官分天地春夏秋冬式重五辰之寄而臣作心
膺股肱耳目可忘一體之情雖小臣陳謨泰階未必奴

司耕而婢司織惟鉅僚翼和鼎實應知川歸瀆而曜歸
經誰謂謀夫孔多好言莠言之自口誰謂聖朝無闕典
衣典冠之有人日近舉頭疑覲蓬萊之五色天承造膝
幸依鳩鵲之多時聆音已朗于指杓捧札更逾于建鼓
勿存插棘樹籬之見會遵義遵道遵路而反于平無飾
採華擷秀之觀統立德立功立言以歸于實用佐垂裳
之化茂襄握鏡之風臣等志切傾陽恩霑望畢濟川何
術操檜楫于龍津爲室非宜荷梓梁于雲構適參一得
之采無柰三人之迷慚帖擘之無功神湯橫經之席愧

芻蕘之未逮魂搖問政之堂敢不仰奉宸謨勉抒蓬悫
欣如有喜終期聞角徵之韶蕩莫能名更欲接羲軒之
武伏願就將緝學兢業晷幾去勿貳任勿疑凜儆戒爲
怠荒之漸勸不賞威不怒運剛柔爲正直之隆何須見
睨而消直似未陰而雨則四瀛環抱漏蟻覃津十景棲
襟巢螟荷照允哉登三咸五不止滌殷盪周矣

擬 上御文華殿召見天下入覲監司徧詢地方

利弊諭以訓飭有司愛民勤職羣臣謝表

崇禎四年

伏以

帝瑞班而飭吏離明徹三接之中皇極建而敷言異命
出四朝之上萬里情形俱矚一堂董戒交駸快承軒鏡
之光愧接奠堦之武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天
子居重三馭輕聖人安內以攘外故虞咨十二州牧鳴
琴宣解阜之休周采十五國風垂裳奏旬宣之烈宸聰
漸隔鄙隱滋深鐸守晉陽猶薄繭絲而言保障誼前宣
室乃舍蒼生而問鬼神西京察重六條豈人盡龔黃之
績東維詩酬十韻或聲非徵角之傳淮南之去轍不還
直言終悲投老汴北之行塵自遠榮心猶羨登仙卽列
屏記姓名貞觀遂爲高山之止若入閣問疾苦永徽亦
成空谷之音上不思治吏以治民下何難誤民以誤國
臣心似市多看寶玉而厭清貧宦橐如山尚對農桑而
嘲俗吏縱催科政巧無過剝肉醫瘡至撫字心勞半已
捉衿露肘柰瓊尾望天光之照徒嗟豹列九關况苞苴
分盜禦之餘輒恃兔營三窟每覩錢神之速化愈傷虎
翼之橫飛自高皇更行省之名迄列聖重方州之選錄
監司於西序迎眸定甲乙之衡召郡守於文華造膝等
鼓鍾之貺是皆先朝之濟美聿開今日之立隆茲蓋伏

遇 皇帝陛下德貫函三化隆鼓萬禮樂征伐自出聰
明睿智有臨銀榜蚤題釐女士錫萬年之胤金甌拱治
率羣匹爲四方之綱合意言名德以脩刑王恩用三驅
而古統侯綏要荒以翼甸聖勇大一怒而安旰食圖艱
何憂堂遠千里門遠百里宵衣覽奏寧啻賢惜寸陰聖
惜分陰頃殷憂啓聖之餘正壽考作人之始愷悌風通
於馮翼光明載照於逃亡萬國趨朝方引穀蒲而薦璧
一麾遠闕重開闔闔以鳴琚鳳詔傳宣風落九天之珠
玉龍顏密邇雲依五色之蓬萊有懷疏逃之踪忽聆清

華之漏媿媿詢其利弊德音藹冬日之溫了了驗所設
施明鑒洞秋毫之察祇慮誨諄而聽藐孰爲大法而小
廉雖計典初嚴知騰賊螟蟲之已去顧時艱正切恐蝸
蟾沸羨之尚存閭閻已值三空忍見南有箕北有斗藩
臬義同一體庶幾伯吹塙仲吹箎春方載陽務謝陰凝
於東濕興其視夜須懲息偃於在床勉帥百同協追三
異儼示我翰我屏之勅惟佐予以明明恍申爾俸爾祿
之章勿視天爲夢夢蓋將殪彼大兕拊髀求其壯猶匪
獨憫此哀鴻調饑想其令德繫知安之兼擅允今古之

稀聞臣等志在素絲才非文錦所幸聖朝無闕不煩范
滂之澄清終嫌綿力易窮遠遜朱熹之政事王言提耳
析指杓於汎海之槎民瘼關心懼縱轡於駭輿之駕引
瞻淑景誰云春明之隔天涯言念周行猶似長安之近
日下敢不畏簡書以咨政共成賣刀買犢之風奉聖訓
以作先永革飲酒游山之習未竟捧盈之惕聊抒補袞
之忱伏願舜德誕敷文功卑卽憂先集澤寬抒軸於大
東小東脩豫撤系毖綢繆於先甲後甲治水火之救粟
如京如坻而福如茨萃雲雨之賢才省日省月而王省

聞

擬奉

旨恭進十三經註疏表

崇禎六年

伏以

運啓圖書化成值再中之日道隆作覩經明開首出之
天璫鑄與聖德偕新緇帙視祖功彌煥敬佐酉陽之訪
祇承乙覽之勤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萬物紛
錯懸諸天率而性脩而教衆言淆亂折諸聖存其人亡
其書故邇語孟以上十三經口澤共乾坤不朽而推軒
羲以來四千禩心傳惟文字可徵易綜三古之微言筦

三爲道書列百王之與義總百成篇詩深于美化移風
合貞淫以咸脩禮重于承天事地兼經曲而始完麟史
之臚爲傳者有三不獨體存屬比孝經之得其宗者惟
一豈徒義託顯揚記善言爛並日星賢堯舜而承周統
闡正學源從洙泗闢楊墨以配禹功至若津萃九流途
通六藝廣釋詁釋言之類裕稽謀稽德之資總之作者
聖而述者明譬諸經則海而傳則瀆顧以秦亡金鏡莫
尋秘笈于灰餘漢理珠囊僅辨隙光于雲際九師興而
十翼遠詎盡折角朱生四派岐而六情淆空羨解頤匡

鼎文傳孔壁古今各泝其源流記彷彿曲臺南北分標其
門戶註周禮者數本乘雁集不爲多箋儀禮者二家雙
鳧飛不爲少語貴安昌之說何堪鼓吹尼山經推天寶
之傳久已頒行京兆覈三傳之同異亭疑難折以片言
叩七篇之要歸聚訟更滋夫多口豹文可辨久著終童
蛇足誰刪差稱郭璞卽水窮見石不必登古聖之堂然
礫盡呈金恍擬覲先賢之面自九經筮頒于宋代迄一
真丕顯於明朝高皇帝類要之編儼挈衣而振領文皇
帝大全之賜復聚腋而爲裘至顯皇帝繼集大成肇新

舊典勒諸冊府不欲說書者因宋儒以廢漢儒置在賢
關特俾嗜博者繇經學而及史學蓋隱于程朱示先河
之祭且明爲鄒魯留印月之川欣古色之陸離家襲尊
彝之好嘆陳編之漫漶人生追蠡之思聖適中興事疑
有待恭遇 皇帝陛下理隨心印天自百稽膚功以戡
萬方際赫聲濯靈之會文德以洽四國當議禮制度之
餘玉軸宵披函無分于部甲部乙金華晝敞講靡間於
日隻日雙固已默契畫前驅經作註猶復尋源紙上借
註窮經特渙明綸重釐脫簡首咨周禮挹文謨武烈于

羨墻載輯諸經引玉色金聲于几席字不煩乎三體如
窺蝌斗之文卷無事于五車業盡蓬萊之秘將用爲清
神澹慮抑資以保國安民昔晉立博士十九人無裨羽
翼至宋行字說廿四卷更益荆榛石渠幾涉爭鳴崇文
未免溺志何如聖世右文之盛兼之神孫法祖之殷先
朝儷鐘簴于辟雍覺落爲珠而粲爲宿今日擬刀球于
廣廈真日重光而月重輪雖曰坐對聖神丹青炳千秋
之上實則業傳弓冶勲華聚一姓之中臣等晷負三餘
功慚百尺粗通章句敢希夾袋之携間有遺忘彌愧巾

箱之冒拭目乍新于槐市驚心疑照于黎端齋級恭呈
躊躇進獻竊念士無通識世囿顛門讀書未見身心卽
尊聞行知亦贅明經祇取青紫并手繩口誦皆虛甚者
義涉拘牽胡傳尊而三傳幾於虔閣書沿傳會戴禮行
而二禮等于覆瓿是皆考求經藝之當詳或以廣厲學
官之未盡伏願身先敷錫學進就將乘初出之陽直期
書盡言言盡意法又新之日時思賢希聖聖希天自此
經正民興世歌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且見教行俗美人
知子言依孝臣言依忠卽儒林亦快其截蒲編柳之懷

而萬邦俱游于獻雒浮河之代矣註疏隨表上進以聞

判

舉用有過官吏

衛棄干城之變祇緣二卯微瑕漢疑冠玉之平亦爲受
金細事豈其薦賢以爲國妄擬觀過而知仁今某弄法
如兒借官爲窟錢果神也輒敢覆作雨而翻作雲貨其
信乎謾云玉有類而珠有考薦剡可據多疑爲葉公似
是之龍彈墨方新未知是叔子璩鐘之鶴秉銓愧清冰
矣論罪司白簡哉

錢糧互相覺察

周太府立九法義取會同宋民部設二曹法防偏任蓋處膏不潤非所望於恒情而近黑易緇或可懲以互察今某保奸如子呼錢曰兄妄疑兩袖本無清風猶謂竊鈎者小誰信一手可遮白日意其金注而昏猥云細朽之陳半消囊底壯哉雀鼠之耗盡入囊中汝飲河而飽乎我隔垣而見矣

船商匿稅

關市之征國家本以抑末船車之賦商賈亦以供王故筭鐵筭塩漢武雖非雅事輸芻輸粟卜式仍享時名今某心屬蠅營志如狗盜潮平兩岸輒杳然垂橐以來風正一帆敢倏爾携囊以過鳴雞出關猶曰其赤手耳攫金出市此殆其踵轍乎欲倣奸商勿宥寬政

致祭祀典神祇

薦祖考配上帝易垂豫樂之文望山川徧群神書謹明禋之典有其舉者莫或廢之非此族焉罔敢祀也今某心渝如在義豈必爲縮酒不供輒希靈絳節之前祖先弗祀顧皈命玉樓之下霜自降露自零意若敖之魂已

餒歌十晝舞十夜何黎丘之鬼反神業已罹于幽非其
載加以顯責

奏對失叙

虞廷俊乂相讓敷言漢法森嚴越次有罪以班聯之大
小爲吐露之後先今某但欲盡言罔知守法豈殿前之
作賦聲欲摩空抑同類之相爭氣猶如虎雖忠誠爲國
引裾之意可原顧心口自籌舉笏之恭安在薄懲不恪
用厲惟寅

失占天象

帝乃命官首留心于欽若箕以陳範尤動色于時恒蓋
惟天子將脩德而脩刑必星官能徵休而徵咎今某職
司曆象意菽躔垣熒或守心猶杳然于宋野白虹貫日
仍寂若于秦庭倘江南處士之星若罔聞矣卽天上真
人之宿胡以知之昔曾命征于胤侯今當議罰于司敗
邊境申索軍需

周垂寓農之制養民兼重養兵魯存峙糗之書用勇原
先用飽必內外同臂指之應庶將士如心手之和今某
恩異投醪志忘敵愾青海城頭空有月忍聽呼癸呼庚

黃沙積裏本無春誰憐尉戍尉已將如坻如京之積爲
公乎爲私乎彼司庾司會之官胡天也胡帝也其剪此
以朝食方破敵而傳餐

官司出入人罪

貫索之星在天麗三辰而成照象刑之典自帝弼五教
以爲敷惟畫一乃可遵行不奉三何以從事今某私家
于獄罔恤于刑財可通神便謂蘇公之天有二貧如徹
骨誰識臯陶之宥有三爾曰鬼神莫知高其手下其手
不思天日難昧出乎身反乎身欲伸廷尉平先正士師

法

程